

國劇劇本





楊承祖先生

湖北省武昌市人。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文學碩士，曾任國立台灣大學中文系教授，現任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曾於台灣大學開授「國劇概論」及文化大學之「中國戲曲音韻」等課程。並曾擔任「國軍藝術競賽」國劇隊組裁判二屆。



魏子雲先生

安徽宿縣人，曾任國立藝專戲劇科、東吳大學中研所教授，已出版散文、小說、文藝理論二十餘種，國劇劇本廿餘種，對於「金瓶梅」一書之研究，已出版十餘種，逾三百萬言；正舊說，創新說，深獲國際重視。

國劇劇本的寫作

魏子雲

兼談今年的劇本評議及得獎作品

期之演出於舞台的劇本，原就較難處理，因為它有舞台的局面。不是寫小說，人物履及的時（間）空（間），可以任意揮撒。那麼，我們中國的傳統戲曲，以歌與舞為兩大藝術展示主幹，光是歌的部分，作者就得具備文學上的韻文之聲韻常識；舞的部分，更得懂得中國戲劇家完成的處理舞台時空，不受劇情自由演進過程的這套原則。劇作者若是不曾具備這些常識，縱有文墨上的才情，亦勢難減其事。

今年我們評閱的劇本，論量，有十五本之多，不能算少，論質，竟連三取一也選不出。正因為熟知舞台者少，不諳韻文者，亦不少。還有，入選的本子，總得能付之舞台演出，否則，何以入選它？入選的作品，要印出公之大眾，縱不在辭藻上要求典雅，也不在結構上要求完美，但或多或少總得有戲趣洋溢其間，唱詞總得合轍，場次總得合乎舞台處理原則。雖有小疵微瑕，付諸演出時，略加改正即可。說來，總得合乎這幾條簡單的要求，方能入選。

經過漫長的一個上午，逐本討論之後，在入選的五本中，只留下三本，依據評分的標準，無首獎入選，卻有兩本同分並入選為第二名，稍次者，入選為第三名。儘管，主辦者說是預算還有餘額，是否再選幾本佳作。又經一番翻閱討論，大家認為還是缺如較好。最後決定，還是祇取了「搜府記」、「雙雙錯」為兩本第二名，「少康出世」為第三名。

按「搜府記」乃老本子「宮門帶」（十道本）的另一種寫法，作者特別說明：「任何地方戲曲及話劇均無此本。此乃本人根據唐人小說、演義所創造。但從劇情及場次安排上，總覺得這戲的「地方

戲色彩太濃。」其中有關程咬金的性格塑造，或許受到豫劇「花打朝」等劇的影響。

此劇極富戲趣，文辭與清麗流暢，人物性格亦無不適襯於題旨。以劇清展示手段說，程咬金為全劇肝膽，穿插情敘，戲趣最濃。悲劇始，喜劇終。場次之文武場，亦有重點譜入。當是行家之筆。然唱詞不免有欠妥於轍口之處，辭藻也有粗俗之處，均有待修飾。

總之，這齣戲是可以演出於國劇舞台的。

「雙雙錯」是從莎士比亞劇本「錯中錯」改編，可以說，此一劇本，只是循由原劇故事的「錯」之情節，另編一個中國故事來套模莎劇。當然，談不上保留原劇精神什麼的，只是借體軀而另寄魂魄而已。由於原劇情節，戲趣活潑而洋溢，編者還能掌握到這一點。所以在劇情結構上，尚曲折而未失戲趣。在文辭上，倒也未出國劇規格。只是篇幅長了些，似非三小時可以演完。斯乃本劇在演出時，尚須考量的問題。

「少康出世」又名「雙貞記」，故事背景是禹夏少康帝出生前的逢蒙弑君篡位題材。此一題材，過去雖有人編寫過。然此劇著眼於兩位女主角身上，一是后緡之后，一是伯靡之妻。逢蒙弑君奪位時，兩女均有孕在身，伯靡之妻比羈，為救皇后，不使儲君有失，竟李代桃僵而移花接木，冒充后緡以順逢蒙。後逢蒙敗，君臣又得相逢，重慶團圓。此一故事情節，雖說立意甚好，惜乎穿插諸多勉強湊合，失去人生自然之致。

再說，帝相之后后緡，既已懷孕，若是男孩，乃夏姁的儲君。逢蒙縱然愛后緡之色，可以忍耐到產後，若產下是個男孩，照古之弑帝篡國者常情觀之，絕不會為前朝之帝，留下儲君。若按此一論點來說，伯靡之妻的懷孕情形，月日類同后緡，那麼，比羈的李代桃僵，怎能保得了儲君安其生？這一情節之不可能產生，則該劇的所有情節，亦無從出現。

戲劇可以創造歷史，卻不能違悖歷史。

然而，我們在評審會議中，之所以入選此劇，又列為第三，乃鑑於該劇作者，熟諳舞台規律，唱唸辭章，也清暢有致，且無出轍飛韻缺失。應說是一位行家之筆。雖劇情牽強，諸多不合邏輯，終究是一本可商可權的創作。

國劇的舞台，有其處理劇情時間空間，不受舞台局面的一套規律，若不知乎此，別說是創作劇

本，可以說從事任何有關戲劇的事務，都會產生差錯，上下場，就是國劇舞台上的一種特有的藝術規律。今之所謂新編劇本，幾乎大半採用了西方的幕啟幕落模式。於是，中國戲劇家創意的一套上下場藝術，便在今之中國戲劇舞台上消失。

相反的，西方的戲劇家卻在採用我中國戲劇舞台的空台、明台原則，在處理舞台，大敞門，展示舞台上的一切，從劇情開始演進到劇終，都是大敞著舞台的，所以，演員的上場與下場，不再是幕啟幕落。儘管，西方人尚未學到我們中國戲劇家處理劇本的這一套上下場藝術規律，卻已廢棄了劇本的幕啟幕落模式。這一點，應是我們特別去注意及之的一個問題。

今者，大陸方面的傳統劇劇作，十九都廢棄了「家門」與上下場，改用幕啟幕落的模式，兼且使用了西方的布景燈光，把舞台處理得「實後」、「虛前」，實、虛各行其「是」，因而兩相扞格，弄得不倫不類。編劇者居然去學此一違反中國戲劇舞台規律的模式，豈不令人遺憾！

特記於是，以供編劇者參考。

國劇劇本第二名

高宜三

1925生

河北定縣人

中國大學肄業

經歷／

預財官、國劇隊長、電視公司編審

現職／

國劇欣賞會委員

作品名稱／

搜府記



搜府記

國劇劇本組第二名 施以寬

【人物表】

李世民 小生 唸唱忍辱代過，手足情深，雖斧鉞加身仍能從容赴死，有大段西皮三眼、二六快板、原板唱工。

李淵 鬚生

做派尤關全劇成敗。

程咬金 丑

唸唱演貫穿全劇成敗人物。

對李淵三求情的唸與演，再搜齊王府表演，對秦王真情感情流露，對老皇姑機智與不畏。

長孫無忌 生

全劇甘草人物，負起承轉合之責。

侯君集 武丑

心急搭救秦王輕功表演，及時揭發陰謀唸做表演。

尉遲恭 淨

聞訊馳奔千里，夜深天宇君臣互訴衷腸，三逼齊王口供、怒斥李道宗之機智表演，為友情、為百姓博命之演出。

王君可 生

揉臉文武生淨扮，唸做較重。

齊國遠 淨

魯莽花臉真情表現上極重要。

李道宗 丑 白臉唵白最重，身段也重。
 建成 素 素臉伶牙俐舌。
 元吉 二花 能辯詭詐。
 黑白夫人 旦 花旦刀馬戎裝一樣打扮，一個黑一個白。
 鐵牛萬牛 丑 一樣打扮，兩個脾氣。
 馬元和 生 唐高祖駕前太監，五十多歲。
 張妃 尹妃 旦 唐高祖妃，三十多歲。
 皇姑 老旦 原寶明王妃，五十多歲。
 吳國安 丑 皇姑駕前太監，丑或素臉四十多歲。
 大監 生
 宮娥 旦

說明：任何地方戲曲及話劇均無此本，此乃本人根據唐人小說、演義所創造。

【劇情概要】

當大唐初興之際，唐太宗幸有次子李世民與長孫無忌、程咬金、尉遲恭、王君可一班文臣武將輔佐，腦海中也就只有天下百姓，無有絲毫個人觀念。偏偏長子建成與三子元吉爲了一己之私，百般加害不利己之人及李世民。天策府諸將，認爲大唐天下憑自己二人便可打下，並與唐王愛妃尹、張二人有了私情，被李世民看見。但李世民沒有指破，只將自己玉帶掛在慶衍宮門首以示警告，期以恩待人，不意又招一場大禍。建成二人促使尹、張二人先向唐王告狀，唐王大怒，立即下令將李世民斬首，一班文臣武將講情不准，長孫想起程咬金曾在華山救駕，唐王賜有永不斬程御旨，乃搬來程咬金搭救世民，咬金以爲掃北在即，不宜在此時殺害忠良，乃上殿裝瘋賣傻，使得唐王延緩十日再殺世民。

此時咬金想起尉遲恭在太原監造佛寺，便差家人限期往請。侯尉遲恭不分晝夜回至京師，烏龍駒已不支倒地。由程鐵牛送往帥府交給黑白夫人，說尉遲恭已返京，現往天牢探視秦王。但秦王隻字不提爲何獲罪，敬德再三逼迫亦然。此時建成、元吉探監，並送毒酒給李世民及說明因何要害世民一死，敬德在後一聽大怒，逼建成、元吉寫下服罪文書，不意於赴朝申訴途中，又遭毒手，奪去服罪文書，將敬德藏於齊王府隔壁之老皇姑府中。咬金再三搜府不見敬德蹤影，經賭以身家性命，始領旨再行搜查，幸有頂天侯侯君集親見敬德被藏處，同往金殿說明原委，世民始獲無罪領兵，建成、元吉貶爲庶人。

【場次表】

- 第一場 金殿誤判罪
- 第二場 聞訊救世民
- 第三場 刑場見秦王
- 第四場 金殿拜唐王
- 第五場 連夜奔長安
- 第六場 天牢探世民
- 第七場 君集救莽帥
- 第八場 一搜齊王府
- 第九場 金殿見當今
- 第十場 二次上金殿

第一場

金殿誤判罪

▲唐朝武德九年。

▲丹霄宮。

▲眾太監、眾宮女、馬元和引上、李淵心情愉快。慢長銚上。

李淵（唱西皮三板）

今日裡王參加豐收慶典，

唐李淵坐江山已是武德九年。

文仗著長孫無忌、徐茂公他們功績顯，

武仗著王君可還有那程咬金三次救駕驍勇蓋天。

諸子中有李世民掃平狼煙，威業赫顯。

▲殿外哭聲。

（白）誰在殿外喧嘩？

馬元和（白）張、尹兩位娘娘求見萬歲！

李淵（白）

宣她們上殿！

（唱）

是張、尹二妃待孤宣見齊賀豐年。

▲張妃、尹妃同上「走進」。

張、尹（同哭）

喂呀！

李淵（白）

妳們爲何變成這個樣兒？

李淵（白）

▲眾太監、宮女互看，張尹互看，李淵看眾人，眾入下。

李淵（白）

究竟爲了何故，從速奏來！

張妃（白）

▲張妃站起至李淵旁。

李淵（白）

昨夜剛要寬衣就寢，突有一人闖進寢宮，欲行無禮，妾嬌弱無力，若非尹妹破門而入，準被那廝得手！

張妃（白）

那廝是那一個？

尹妃（白）

姊姊！到這個時候妳還不說，豈不是故意對萬歲隱瞞？

李淵（白）

他是——

張妃（白）

妳講呀！到底是那一個？

李淵（白）

秦王李世民！

尹妃（白）

他？

李淵（白）

我敢用性命擔保，沒有錯！喏，証據在此，有秦王的玉帶！

張、尹（同唸）

妳二人暫且退下！

李淵（白）

遵旨！

馬元和（白）

▲張妃、尹妃同下。

眾朝臣與李世民齊來見駕！

▲太監詔上。

眾臣上殿！

眾臣齊上。

參見陛下！

宣李世民！

▲李世民「內白」。

領旨！

李世民（內白）

李世民（唱西皮散板）

▲李世民「唱上」。

一十八歲出雁門，

旌旗征鼓四海平。

揮師曾把河東進，

全憑著天策府內眾英雄。

奔長安李密敗績中途窮。

平叛亂組義兵劉黑闥一命喪身。

我父王也曾命小王嗣君，

奈有長兄李建成。

適才金殿傳聖命，

想必為那尉遲恭。

▲見君。

啊！

（白）

（唱）

他神不安來氣色不正，

▲行絃。

李淵（白）

李淵（白）

李淵（白）

李世民（白）

李世民（白）

李世民（唱西皮搖板）

果然是另有隱情在其中。

今日上殿父別不問，

專問玉帶為何情。

無奈何暫隱掛帶故，

兒拿玉帶回府門。

(白) 兒將它放在府內去了！

李淵(白) 果真在你的府中嗎？

李世民(白) 兒記得清楚。

李淵(白) 你可要說真情啊！

李世民(白) 兒無有記錯。

李淵(白) 你你你拿去看看吧！(擲帶介)

▲李世民一驚。

李世民(唱西皮搖板)

本當實言對父論，

他二人後宮飲酒的事兒怎應承。

父王將玉帶金殿擲定，

分明是要殺我他不問真情。

李淵(白) 大膽！

(唱西皮散板)

小奴才說什麼將玉帶送回府門，

分明是在後宮淫亂胡行。

論此事兒就該午門斬定，

(白)

殿前武士快問刑

▲李淵揚手，「掃頭」。

眾臣(同唸)

陛下開恩！陛下開恩！

李世民(白) 請父王開恩，兒臣想單獨向父王稟報。

李淵(白) 稟報什麼？你不必自作聰明，也無需對朕講了，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我們是心照不宣，從此時解除李世民的兵權，御林軍何在？

有！

御林軍(同唸) 把李世民拉出斬了！

李淵(白) 兒臣冤枉！

李世民(白) 拉出去斬！

▲太監、李世民等人下。

長孫(白)

刀下留人！陛下，臣有本奏。

李淵(白)

卿要替李世民求情嗎？

長孫(白)

臣不敢，只有一事不明，請陛下賜教。

李淵(白)

講！

長孫(白)

常言道：快刀不斬無罪之人，但不知秦王身犯何罪？法犯那條？陛下何故殺他？臣位列朝班，不敢不問！

李淵(白)

卿看朕瘋不瘋？傻不傻？

長孫(白)

陛下聖明，不瘋不傻！

李淵(白)

你既知朕不瘋不傻，朕焉能錯殺無辜，卿不必多問，日後自然清楚，下殿去吧！

長孫(白)

陛下請想，這大唐江山是從何而來？臣敢說秦王的功勞，遠遠大於他的過錯，更何況又有骨肉之情，無論如何也不該將秦王處死，陛下三思！

李淵(白)

朕賞罰分明，何用你在此囉嗦！任城王！

任城王(白)

臣在！

李淵(白)

朕命你為監斬官，速將李世民斬首！

王君可(白)

陛下！秦王殺不得！秦王乃是我大唐頂柱，功高蓋世，深得人心，即使他犯下不赦之罪，也應該三推六

李淵(白)

問，弄個水落石出，陛下若是這樣殺了秦王，實實令人不服！

眾臣(同唸)

大膽！朕要殺誰便殺誰，還要與你商議不成？

李淵(白)

陛下開恩！陛下開恩！陛下開恩！

眾臣(同唸)

罷了！關於此事原委，你等以後自然清楚，詔旨已出，斷無更改之理，自古道「法不責眾」，朕赦了你們私自闖殿之罪，若再抗旨，格殺勿論！

▲扔寶劍。

▲李淵下。

▲音樂。

▲李世民被綁至斷頭台前，閉目不語。

▲長孫無忌、王君可、齊國遠、柴紹、張世貴上，圍住秦王。

秦王千歲，臣等看你來了！

▲李世民睜眼向眾人苦笑。

眾人(同唸)

王君可(白) 秦王究竟發生何事，你倒是快些講來！
長孫(白) 依微臣看來，此事必有蹊蹺，若再不講明，就來不及了！(對世民)

齊國遠(白) 是啊！你就快講啊！大家也好與你拿個主意！

王君可(白) 還要拿的什麼主意，依我之見，我們就反了吧！

李世民(白) 我看你們那一個能反！

▲眾人目瞪口呆。

李世民(白) 你等皆為大唐忠臣，豈可因世民一人作出逆君亂國之事，身敗名裂，讓世民何以瞑目？

王君可(白) 難道要我們眼睜睜地看著你死？

李世民(白) 我願意死，你們就不必費心了！

▲齊國遠拉眾人向前。

齊國遠(京白) 這是怎回事？老子莫名其妙要殺，兒子卻心甘情願去死，這叫人怎麼辦？

王君可(京白) 就是叫你想辦法！

長孫(白) 慢來，慢來！

王君可(白) 這都什麼節骨眼了還慢來慢來！

長孫(白) 秦王有救了！

▲眾人驚。

王君可(白) 什麼？有救了！怎麼個救法，你倒是快說啊！

眾人(白) 是啊！

長孫(白) 只有魯國公能救！

▲燈暗。

▲眾人下。

——第一場結束——

第二一場 聞訊救世民

▲程咬金、程萬牛、程鐵牛上。

程咬金(白) 「訓子曰」一年之計在於春，一日之計在於晨，少小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二小子(同吟) 孩兒記下了。

程咬金(白) 你們再練趟斧子，我看長進了沒有？

▲齊國遠上，一邊擦汗一邊叫。

齊國遠(白) 四哥四哥！

程咬金(白) 什麼事把你急成這樣？

齊國遠(白) 秦王——死了！不——秦王快死了，就等著你去救！

程咬金(白) 你可說得明白到底是什麼事兒？

齊國遠(白) 不知爲了何故，秦王被綁金殿，皇上要殺他啊！

▲程咬金又氣又恨。

程咬金(白) 李淵呀李淵！你這是吃飽了撐著，閒著沒事幹，拿兒子殺著玩，你也不問問我老程答應不答應！

齊國遠(白) 你在家說這個有什麼用，有話給皇上說去！

程咬金(白) 你以爲我不敢？來人呀！給我帶馬拿斧子來！

二小子(同吟) 爹啊！帶著我們去吧！

程鐵牛(白) 用不著，用不著！你們在家讀書習武吧！

程萬牛(白) 不是孩兒多事，剛聽齊大叔一說，我們倆挺耽心的。您老性情暴烈，一旦頂撞皇上惹出麻煩，要有我兄弟倆兒在身旁侍候著，不是好一點嗎？

程咬金(白) 爹！您就帶我們一起去吧！要打架也有個幫手啊！

程鐵牛(白) 看起來還是得養兒子，好！跟我去吧，走！

程咬金(白)

▲眾人下。

——第二場結束——

第三場 刑場見秦王

▲眾人等沖頭上，任城王在下場看著李世民。

▲程咬金等反鎗上。

長 孫（白） 魯國公，你可來了！

程咬金（唱西皮散板轉流水）

想當年歸大唐東擋西征，

南平北剿馬不停。

三十六友齊歸順，

掄雙鋼有秦瓊、水磨鞭是尉遲恭。

實指望調兵遣將狼煙盡，

滅卻了突厥方稱我心。

誰想那外賊即將快平順，

朝中卻有內賊生。

建成元吉心不憤，

酷害忠良為何情。

眼看突厥犯邊境，

無人統領百萬兵。

今日裡拚死刑場進，

天大的禍事有我程咬金。

王君可（白） 四哥，你看這件事怎麼辦好！

程咬金（白） 車到山前必有路，我先上法場與秦王見個面。

齊國遠（白） 法場早被任城王李道宗給封閉了。

程咬金（白） 我就不信這一套。

▲程咬金向前對任城王。

嗨！王爺！我要看看秦王。

▲任城王一看是程咬金。

任城王（白）

魯國公要看人當然可以。

▲程咬金見秦王。

程咬金（白）

秦王千歲你受驚了！

李世民（白）

程王兄，難為你還來看我。

程咬金（白）

現在沒功夫嘮叨別的，快把實情告訴我，我老程也好救你！

李世民（苦笑）

我有什麼可說的！

程咬金（白）

怎麼，拿我當外人了，連一句實話都不肯說，對得起我老程這一片心嗎？

▲李世民索性閉眼閉口。

程咬金（白）

好，這麼辦吧！我說秦王，您說一個字，說冤，我有仲冤的辦法，你要說不冤，我馬上就回府，你要是不冤我還管什麼！現在可以回答我是冤還是不冤了吧！

李世民（白）

冤！

程咬金（白）

好！

任城王（白）

▲程咬金讓二小子過來，把任城王李道宗夾在中間。

任城王（白）

嘿！魯國公啊魯國公！這算是何意？

程咬金（白）

不這樣我不放心，你們都看住了任城王，我不回來，誰敢動秦王一根汗毛，你們就儘管殺，出什麼事兒都有我老程頂著！走！

王君可隨程咬金下。

▲王君可隨程咬金下。

——第三場結束——

第四場

金殿拜唐王

▲眾人引李淵牌子上。

李淵（唸）

寵兒太驕狂，竟敢宮院鬧。（大坐）

▲程咬金急上拜見李淵。

程咬金（白）

臣，程咬金見駕——哎呀喲！我的腰怎麼這麼痛喲！

李淵（白）

卿既然腰痛就免禮了，平身看座！

程咬金（白）

謝主隆恩！

李淵（白）

朕無旨宣召，何故上殿？

程咬金（白） 臣啓萬歲，追魂大砲一響，臣問要殺何人，家人言道乃秦王李世民，故臣斗膽上殿！

李淵（白） 愛卿不問也罷，日後自然清楚！

程咬金（白） 不！臣有個毛病，不見棺材不掉淚，不到黃河不死心，臣要是憶記的事，非弄清楚不可。萬歲說也好，不說也罷，這秦王是萬萬不能殺，看在老夫的份上饒恕了王爺吧！好歹也有父子之情嘛！

李淵（白） 什麼父子之情，純是冤家！

程咬金（白） 嘿！沒有秦王，那有大唐，單是這一點萬歲就該饒了他吧！假如萬歲不解氣，就打他一頓，您打不動，臣幫著打，打傷了可以養好，腦袋殺了可接不上呀！依臣之見，這事也就算了，萬歲要是覺得剛才把弓拉的太滿，不好收場，臣替萬歲傳旨，來人呀！傳萬歲旨意把秦王放了！

李淵（白） 啊，且慢！程愛卿，金鑾殿上豈是兒戲之處！

程咬金（白） 誰兒戲了？我這可是真的，萬歲拉倒吧！幹嘛這麼認真呢？曹操說的好，對酒當歌，人生幾何！你都這麼大年紀了，何須自尋苦惱，痛痛快活的多好！

▲李淵一拍桌子。

李淵（白） 朕又不是小孩子，朕說過詔旨一出，斷難收回，你下殿去吧！

程咬金（白） 好！你敢說三個不饒？

李淵（白） 慢說三個，就是三百個三件又有何妨？不饒，不饒，就是不饒！

程咬金（白） 李淵呀李淵！救的可是你的兒子，不是我的兒子呀！有本事把你的兒子都殺了，落個絕戶多好！

李淵（白） 你在跟那個講話？

程咬金（白） 你少來這一套，你不就是皇上，這玩意兒，我當過，我覺得不如旁人自在，才讓給李密當的！我要願意呀！還有你的份兒？

李淵（白） 來人呀！把這個瘋子與李世民一齊斬首！

▲武士上。

程咬金（白） 且慢！我說皇上，你說話算不算話？六年前你在華山腳下怎麼對我說的？計狠不過絕糧，功高不過過

駕！

李淵（白） 這！

▲李淵阻武士，武士下。

程咬金（學李淵） 程愛卿！朕封你為魯國公之職，從此之後，唐朝無有綁的繩索與斬你的刀劍，萬歲還是救了秦王吧！

▲程咬金跪。

▲李淵下。

程咬金（白） 不看僧面看佛面，臣願削職為民，把恩賜還給萬歲，請恕秦王不死！
長孫（白） 魯國公，別磕頭了，你抬頭看看皇上到那裡去了？

▲程咬金抬頭一看不見皇上，靈機一動大喊。

萬歲，臣不能為國盡忠了，咱們來世再見吧！

▲程咬金作以武士刀自刎狀。

▲李淵驚上，見程倒地。

李淵（試探）

程愛卿，程愛卿！

▲程咬金裝死，李淵難過。

李淵（白）

程愛卿，是孤害了你，李世民的才好商量！

▲程咬金爬起。

程咬金（白）

多謝萬歲開恩！

李淵（一驚）

怎麼？你無有死？

程咬金（白）

方才您可說過李世民的才好商量？

▲李淵又氣又悔。

李淵（白）

商量什麼？孤饒是饒了，只饒十天！

▲李淵下。

程咬金（白）

唉！區區十天！

長孫（白）

魯國公，這是你的情面大，還有十天，要是我等連一日的機會也無有。

程咬金（白）

咳！要是秦瓊、侯君集、尉遲恭——（想到）尉遲恭（大喜）有了！這事兒就交給鐵牛、萬牛去辦吧！

▲程咬金率眾下。

——第四場結束——

第五場

連夜奔長安

▲尉遲恭趨馬上。（作種馬上身段）

尉遲恭（唱）

尉遲恭心中沸油浸，
恨不能肋生雙翅以報秦王恩。

常言道家貧出孝子，

國亂方能顯忠臣。（馬叫介）

▲烏龍駒不支倒地狀，尉遲恭慌。

（接唱）

烏龍駒倒地哀鳴一聲。

我一心要見李世民，

可憐馬無食無力無休憩，

卻為我精疲力竭倒在地流平。

（以上兩段唱作留待演出時由導演斟酌處理）

▲程鐵牛上。

程鐵牛（白）

爹的信還有用，黑大叔馬不停蹄，日夜奔波，我趕都趕不上，現在也不知道怎麼樣了？

程鐵牛（白）

▲程鐵牛往前走一看。

程鐵牛（白）

哟！那不是黑大叔嗎？怎麼在這兒停下了？（上前）黑大叔！

尉遲恭（白）

▲尉遲恭又驚又悲。

程鐵牛（白）

你是何人？

尉遲恭（大喜）

我是給你送信去的程鐵牛啊！

程鐵牛（白）

鐵牛姪子！

尉遲恭（白）

是啊！

程鐵牛（白）

你來的正好，你快快催一馬車，將此馬交於你那黑大媽、白大孀，就說我到長安，先到天牢探望秦王，

尉遲恭（白）

稍時回府再敘！

程鐵牛（白）

小姪遵命！啊！黑大叔，事關緊要，您騎我的馬去吧！

尉遲恭（白）

好！

程鐵牛（白）

▲尉遲恭上馬下場。

程鐵牛（白）

我找我的黑大媽、白大孀去啦！

▲程鐵牛下。

第六場 天牢探世民

李世民（唱二黃散板）

敬德身影從天降，

猶如夢中見賢良。

不在晉陽監工造佛寺，

怎知我纔罪天牢命將亡。

尉遲恭（白）

哎呀王爺！各家國公用火速文書召臣歸來，言道十天不至王爺命休，今已九日王爺命在旦夕，在這掛帥

李世民（白）

這——咳！皆從一條玉帶而起！

尉遲恭（白）

小小玉帶怎能惹得萬歲如震怒，臣不解，望求王爺對臣實言。

李世民（挑高）

這實言！

▲「快沖頭身段」。

尉遲恭（白）

千歲！

（唱二黃碰板轉原板）

賢王爺性命懸一線，

還有何事不能言。

臣自晉陽得凶信，

三日三夜未曾馬離鞍。

臣與千歲照肝膽，

怎忍你一人蒙奇冤。

跪求千歲直言講，

敬德我拼死也要上金鑾。

李世民（白）

講？（一錘、退脚）

尉遲恭（白）

講！（一錘、跪步、快跪步）

李世民（白） 講——不得！
尉遲恭（白） 講得的！

▲李世民哭泣。
李世民（唱二黃原板）

患難之交真情顯，
不顧生死到此間。

玉帶的事兒在心頭轉，

▲敬德注意閃開看，李世民「背供」。

▲行絃。

李世民（白） 那日清晨一到金殿，父王不容置辯立判生死，不知殷王齊王是怎樣在父王面前搬弄是非，況且他二人後宮飲宴，總是李氏家醜，叫我怎能說得出唇，又怎能道得出口！

▲尉遲恭低聲下氣求李世民。

尉遲恭（白） 王爺儘管直言相告，為臣我（京白）不會走漏半點口風的！

李世民（唱二黃散板）

縱然我心有疑念也不能盡吐實言。

▲尉遲恭先是低聲，越說越激昂。

尉遲恭（京白） 哎哟哎哟！咱老黑子這條性命早在燕山相遇，就全交給你了，固然跟著你東征西戰是爲了百姓的安居樂業，可我尉遲恭爲報王爺知遇之恩，才用手提著腦袋，日搶三關，夜奪八寨，越天山、平西原，爭戰到

如今。眼看秋涼北上，掃平劉黑闥，天山歌馬乾坤可定。萬不料遭此奇禍，王爺你怎麼變成個沒口兒的葫蘆，對我尉遲恭一言不發，一字不講，哎哟哎哟你可憋死我黑子了哇呀呀！

張士貴（白） 嘿！大元帥您別嚷嚷了，有欵差來了！
尉遲恭（白） 什麼欵差不欵差，滾他娘的！

張士貴（白） 大元帥，別生氣。您不爲我想，也得替秦王爺想想不是？大元帥！

▲幕後一鐘。

▲元吉「內白」。

元吉（內白） 那個當值？

▲張士貴一看。

張士貴（白） 哎哟！是太子和齊王爺！大元帥，走不出去了，先躲一下。

▲張士貴推尉遲恭往李世民身後下。

▲建成、元吉上。

元吉(白)

那個當值？

張士貴(白)

迎接二位王爺！

▲秦王秉燈觀書不語。

建成(白)

二弟！我跟三弟看你來了！

張士貴(白)

迎接二位王——

▲太監抬食盒放秦王面前。

建成(白)

你最愛吃的清蒸牛肉、涼拌羊肚兒。

▲元吉從袍袖取出磁瓶交給建成。

元吉(白)

這是月氏國的貢酒「神仙樂」，專門來你的，別辜負我和大哥的美意！

▲秦王冷目注視二人動作。

李世民(白)

多謝盛情！

建成(白)

盛情不敢！本意是早就要來看你。

元吉(白)

怎奈父王不准。

建成(白)

明天是你的好日子。

元吉(白)

我們苦苦哀求！

建成(白)

沒有這個(取出聖旨)

元吉(白)

怎麼能夠進入天牢！

建成(白)

父王的脾氣你是知道的，他認準的事兒，九條牛都拉不回來，沒別的法子，

元吉(白)

只好挑你喜歡吃的東西送來幾樣。

李世民(白)

二哥！兄弟三人吃頓團圓飯(一鑊)說幾句知心話，也算盡了手足之情，二哥您先喝一杯！

建成(同唸)

吃酒！

元吉(同唸)

吃酒！

李世民(白)

送別酒？

建成(同唸)

送別酒！敬你一杯！

元吉(同唸)

送別酒！敬你一杯！

李世民(白)

吃酒不難，你二人必須說出在父王面前怎樣加害於我！

建成(白)

這話從何說起？

李世民(白)

我在宮門掛帶，你們做了什麼文章，惹得父王大怒，你們從實說來。我縱然命喪刀下，能作個明白鬼使死也瞑目，若再騙我，休怪我絕情(一鐘)相待！

元吉(白)

我們若是不說呢？

李世民(白)

滾出此處！

建成(白)

哈哈！李世民，到這個功夫你還逞威風，平常日子你敢，父王信任你，臉都給你露了！全不顧慮我的感受，今兒個既然能把你擺在這兒，一尺和八寸差不了多少，對不起你，今兒個我要出出胸中悶氣。三弟鞭子給我，看我抽死這個東西，替你出出氣！

▲元吉攔住建成，二人「背供」。

元吉(白)

大哥！反正喝了酒一了百了，告訴他讓他當個明白鬼吧！

建成(白)

也好！省點力氣。我就長話短說。那天我們在慶衍宮，反正你都瞧見了。不但瞧見還給我們留了臉面，按理說我們應該懸崖勒馬，痛改前非，可是你也得替我們倆想想啊！有了那麼一點錯處，這心裡頭沒底的日子怎麼過？把柄在你手裡頭，萬一那一天你一翻臉，我們倆豈不是玩完大吉？所以讓張、尹二妃先去告你一狀，只想堵住你的嘴，可沒料到父王會生這麼大的氣，我們可真是悔之不及啊！

李世民(白)

噢！原來如此！

元吉(白)

二哥！我知道你一向屈己待人，這件事勞您駕委屈點，咱們心照不宣了。

建成(白)

二弟！救人救到底，送人送到家，不修今生修來世，你就積點德吧！

元吉(京白)

二哥！你死之後，我們哥兒倆給你修座大墳，逢年過節不但燒紙，還多上供你就行點好，喝了這杯酒吧！

李世民(白)

二人此言當真？

建成(同唸)

一點也不假，你快點喝酒吧！

元吉(同唸)

一點也不假，你快點喝酒吧！

李世民(白)

要我飲下這杯酒？

建成(同唸)

不錯！二弟海量。

元吉(同唸)

不錯！二弟海量。

李世民(白)

嘿！嘿！嘿！(三鐘)

建成(同唸)

啊！啊！呼！喝吧！

元吉(同唸)

啊——啊——喝吧！

李世民(白)

不能喝！

元吉(白)

這會兒說不喝，太晚了點吧！大哥，灌他！

尉遲恭(白)

奴才招打！（三鐘）

李世民(白)

敬德不可！（身段）

建成(同唸)

大元帥！（害怕之極的架式）

元吉(同唸)

大元帥！（害怕之極的架式）

尉遲恭(白)

呸！（鳳點頭變姿式）對這種心狠手辣之人還有甚麼說的！

建成(同唸)

二弟救命！

元吉(同唸)

二弟救命！

李世民(唱)

將軍莫要太急性，

尉遲恭且息怒我有話云。

他二人若在鞭下喪了命，

小王的冤屈誰來招承。

你若一鞭將他二人打死，我豈不是冤沉海底？再者他二人縱然有罪，也應該依法公斷，豈可隨意打死？

噢！可不是嘛！差點兒又做了瞎事。你們兩過來！

大元帥！

大將軍！

怎樣陷害秦王從實講來！

我們沒害他啊！

我們沒害他啊！

真是死鴨子嘴硬，你不說招打吧！

別打別打！說說說！

別打別打！說說說！

這回呀！光說可不行了，我要連說帶寫，筆墨紙硯是你們自個兒帶的，來來來，給我一個字兒一個字兒

寫在紙上。

說不就結了嗎？

說不就結了嗎？

說不就結了嗎？

建成(同唸)

說不就結了嗎？

元吉(同唸)

說不就結了嗎？

尉遲恭(白)

呸！(舉鞭)

建成(白)

瞧你出的這主意！(看元吉)

尉遲恭(白)

快寫吧！

建成(同唸)

建成之供狀，慶衍宮中——

元吉(同唸)

元吉之供狀，慶衍宮中——

尉遲恭(白)

「亂倫常」！

建成(同唸)

二妃哭訴原是謊，為保性命賴秦王。

元吉(同唸)

二妃哭訴原是謊，為保性命賴秦王。

尉遲恭(白)

畫押！

建成(同唸)

是是是！

元吉(同唸)

是是是！

▲尉遲恭拿二人手打上手印。

尉遲恭(白)

今兒讓你們長長見識，這就是作壞事的報應。有了這鐵証怕你不服罪，這兒用不著你們了，滾出去吧！

李世民(白)

敬德！

尉遲恭(白)

王爺！

李世民(白)

難道這供狀當真呈給我父王觀看？

尉遲恭(白)

萬歲不看，王爺你就沒命了！

李世民(白)

我的性命(為難)

尉遲恭(白)

王爺沒命還不要緊，自隋末離亂，北方的百姓可都盼著秋後發兵平定大局，難道說你讓他們二位給晃糊塗了嗎？

李世民(白)

骨肉相殘古今大患，我待兄弟私毫無負，他二人再再謀我，本當從實上奏，怎奈父王年邁——

尉遲恭(白)

王爺！

李世民(白)

他二人行事心腸狠，

尉遲恭(白)

無父無君無人倫。

(唱)

勾結宮闈讒言進，

李世民(白)

午門問斬你的命難存。

尉遲恭(白)

大英雄縱然不怕死，

李世民(白)

你死後留的是什麼名？

尉遲恭(白)

你死後留的是什麼名？

李世民(白)

你死後留的是什麼名？

拯救生靈全仗你，

二十歲！

(白)

(唱)

你千萬要仔細思忖。

李世民(唱二黃珠板轉三眼)

坦蕩蕩、敬德直言進，

汗淋淋、愧煞李世民。

明鏡為鑒衣冠整，

以古為鑒知替興。

以人為鑒得失明。

敬德他私情公理分得清。

尉遲恭攜妥這張招供紙，

金鑾殿前替小王去把冤伸。

千歲爺你總算想明白了，朗朗乾坤無害人之意，可是不能沒有防人打算。

大元帥怎麼樣了？天可快亮了！

好了好了！給我牽匹馬來！

您要嫌棄，湊和著騎我這匹吧！（牽馬、神秘）大元帥！太子和齊王好像不怎麼舒坦，出門的時候鼻子不是鼻子，臉不是臉的，不要緊吧！

不要緊，秦王有救了！

尉遲恭(白)

張士貴(白)

真有救啦？

▲尉遲恭拍拍懷中供招。

天亮就見分曉，你小心伺候，防備點！

▲尉遲恭上馬輕鬆馳去。

▲程鐵牛上，正接尉遲恭要下。

黑大媽、白大媽也真是瞎操心，硬要我來接黑大叔！耶！那不是黑大叔嗎？

要上那兒去？跟去瞧瞧！

▲程鐵牛下。

程鐵牛(白)

第七場 君侯救莽帥

▲侯君集上，身段，見有人來一邊躲避。

▲蒙面人上，身著黑衣褲。

蒙面人（指叫）來了來了！

▲尉遲恭上，蒙面人向尉遲恭撒石灰，蒙頭抱走。

▲程鐵牛上。

程鐵牛（白）

哎呀！糟了！黑大叔讓人給綁走了，我得趕快告訴我黑大媽、白大孀去——不對！得先弄清楚是誰綁走了黑大叔才好報信！我就是這個主意，走！

▲程鐵牛下，侯君集向前。

侯君集（白）

哎呀！且住！眼見我那尉遲大哥被人抓走，我侯君集奉了咬金四哥之命，焉能見死不救，不免緊緊跟隨在後，也好暗中見機搭救！

（唱曲牌折桂令）

老元戎急忙回轉，

狼子心露出了猙獰面，屠單逞殘。

猛可的將仁義啖，

喋血宮廷，萬人憤怒。

（唸）

鐵牛不誤五日限，

元戎那管烏龍鞭。

為救秦王李世民，

（唱）

一心飛急奔長安。

朦朧月沿途風寒，

俺雖是輕身似燕，

心卻沉如鐵般。

將軍少衣又無餐。

身卻被狼子啖，
切莫是英靈委荒原。

——第七場結束——

第八場 一搜齊王府

建成（諷刺）

▲建成至戴著太子冠，一隻眼睛烏青，一邊太陽穴貼膏藥，元吉佩劍，咬牙切齒。
大元帥別來無恙？

▲尉遲恭先疑，後來眼睜神定。

尉遲恭（白）

啊！我就知道是你們兩個！

元吉（白）

大哥沒廢話，還不快點搜！（指侍從）與我搜！

▲眾搜出建成所寫供招，元吉一把扯碎，頓時神氣。

元吉（白）

大老黑，你是想死還是想活？

尉遲恭（白）

任憑於你！

元吉（白）

尉遲恭！念你與秦王交好，只要寫上一紙供招，說不奉詔命私自天牢，要與李世民砸監反獄，圖謀不

軌，兩位王爺立刻放你！

尉遲恭（白）

呸！你二人若想太平，快將本帥處死！

元吉（白）

嗯！不愧為大元帥的氣魄，我便成全於你。

▲建成一手攔。

建成（白）

慢點！沉住氣別著急！

元吉（低聲）

大哥！留著是禍害！

建成（低聲）

萬一走漏風聲？

元吉（狠聲）

良機不再呀？

建成（白）

嗯！是機會難得！

▲總管太監李信上。

李信（白）

稟王爺，尉遲恭的二位夫人飛馬送稟帖要來拜府求見。（一鐮）

元吉（白）

她們？（一鐮）

建成(白) 幸虧沒殺不是？
元吉(白) 大哥！既然不能殺，咱們藏人要緊，堵嘴細好找下去！

▲眾人押尉遲恭下。

建成(白) 告訴她們有話明天說！

李信(白) 這奴才都說過了，她們還說王爺不見，她們就要裡闖了！

建成(白) 還帶的有人嗎？

李信(白) 黑壓壓一大片！

▲建成捋髯思慮。

李信(白) 人多沒關係，不過遠處站著二人怕不好惹！

建成(同唸) 是那兩個？

元吉(同唸) 是那兩個？

李信(白) 一個是京師殿帥王君可！

元吉(白) 還有一個？

李信(白) 魯國公程咬金！（上揚一擲）

元吉(同唸) 啊？

建成(同唸) 哎哟？

元吉(白) 大哥！越來越麻煩了！

▲程咬金率眾上。

黑白夫人（唱西皮散板轉快板）

聞言難解心頭恨，

帥府內來了我黑白夫人。

我二人不忍看百姓遭蹂躪，

我二人為救秦王掃塞塵。

建大唐素以那百姓為本，

建大唐並無有半點私心。

夫妻們終日裡以國為本，

夫妻們並不為蟒衣替纓。

鐵牛賢姪來報信，

說道是老元戎由太原進京。

卻為何二位王爺將元帥細，

是假是真分不清。

將身且把齊王府進，

老元帥被細要問分明。

我當誰這麼大膽子，敢來齊國府撒野，原來是魯國公！

老臣見過二位王爺！

黑白夫人（白）

魯國公！

▲程咬金捆二人。

二位王爺！這個節骨眼可沒說廢話的功夫了，還是快把尉遲恭交出來（祈求）

嗨！魯國公你瞧瞧這可是齊王府哇！上那兒找尉遲恭去？

魯國公，不要聽信亂言，我們連尉遲恭的影子也未曾見著！

真是沒影兒的事兒，嘿——（心虛的乾笑）

無風不起浪，沒病不死人，人無遠慮必有近憂，這宗事兒，要想心存僥倖，可就打錯算盤了。二位王爺

（客氣）這會兒交出尉遲恭為時不晚，有什麼事兒我老程擔了，要是讓我搜出來可就不好辦了。

魯國公，你這可是血口噴人污蔑親王，你也不想這個罪過你擔的了嗎？

▲程咬金欲發火急壓制，心平氣和。

你這話跟別人說是真有用，跟老程說，你是白費吐沫，依我說呀，大大方方讓大夥兒進去看看，真要是沒

有尉遲恭，我們是撒手就走，千歲爺你意下如何？

要是不讓你們搜呢？

不讓搜也得搜！

你認了吧！這齊王府無有聖上旨意，擅自闖入者格殺——哈哈——無論認！

對！真要惹翻了千歲爺，給你一刀，你也白饒！

怎麼著？你——給我一刀？哈哈！李建成的啊！我不叫你千歲了，你進宮上萬歲爺那兒打聽打聽，萬歲爺要

是能說出給我一刀的話來，我老程不用你們哥倆下手，立刻自刎在齊王府的大門口！

三弟！程咬金有什麼拿手？怎麼這麼說話？

我想起來了，我倒是聽父王提過，程咬金在開國之前曾經三次救駕不死。

父王說：計狠不過絕糧，功高不過過駕，所以許下他——我朝沒有殺他的刀劍，沒有細他的繩索！

建 成（白）
程咬金（白）
老臣見過二位王爺！
黑白夫人（白）
魯國公！
程咬金捆二人。
二位王爺！這個節骨眼可沒說廢話的功夫了，還是快把尉遲恭交出來（祈求）
建 成（白）
元 吉（上口）
建 成（白）
程咬金（白）
建 成（白）
元 吉（白）
建 成（白）
程咬金（白）
建 成（白）
元 吉（低聲）

建成(白) 你怎麼不早說呢？

元吉(白) 我剛想起來嘛！

程咬金(白) 好！你們要我請旨，這事兒好辦，我立刻上殿，不過我提醒二位，萬一你們倆要覺著手心裡頭沒底兒，

建成(白) 這會兒把人交出來，可算是為時不晚。(客氣)
請便！反正這兒沒有尉遲恭！

▲黑白夫人要鬧，程咬金不看只擋。

程咬金(白) 你們兩個呀！(氣憤) 哎哟哎哟！我可尊稱你個什麼好？你們打聽打聽，我老程什麼時候受過這份兒

「慫」？(低聲下氣欲哭無淚，打躬不止) 太子爺，齊王爺，今兒個，你們全當是鬧著玩，拿我程咬金「逗悶子」，我心裡著急，臉上一哭，你們心裡頭輕鬆，臉上一樂，把老黑子放出來，跟我一走，滿天雲霧頓時消散，二位王爺不要忘了尉遲恭還要保著秦王去掃平突厥哪！

元吉(白) 什麼？秦王爺還想當元帥？呸！

(快紐絲唱散板)

提起掛帥心頭惱，

泰王的權勢壓當朝，

任憑你口舌怎樣巧，

今天不中你計籠牢。

程咬金，不管你怎麼吵，怎麼鬧，這個(指門)門檻兒比天高！

▲程咬金先挺身生氣又塌腰哀求。

程咬金(白) 二位王爺千歲，念在老臣這兒低聲下氣苦苦哀求，為公為私你們就饒了老臣這一遭，恕個罪吧！

▲建成揚眉吐氣，挺大肚子。

建成(白) 程咬金你也知道有罪了？

程咬金(白) 老程這是為主江山為民請命，平突厥救生靈可是大事！

建成(白) 廢話少說！你知罪不知罪？

程咬金(白) 臣知罪！

建成(過問) 你知罪？

程咬金(白) 臣——知罪！

建成(白) 知罪呀就給我滾！

▲程咬金氣極而顫抖。

程咬金（白）

這！

▲程鐵牛、程萬牛、王君可蹬式。

▲程鐵牛拽程萬牛，扶程咬金。

程鐵牛（白）

兄弟不可！

程萬牛（白）

什麼不可！爸爸的肝兒都氣炸了，你還不可哪！我要去幹這兩個小子！

程鐵牛（白）

不成！老頭兒能吃下去，咱倆也得憋著點！

程萬牛（白）

哥哥！我憋不住了！（跺腳）

程咬金（白）

好！好！算你們二位狠！（哼）我這可不是為自個啊！二位千歲爺，當著這麼多人，還有兩個牛小子，露這份臉，你說我為什麼？

元吉（白）

你跟我二哥是好朋友嘛！

建成（白）

為朋友兩肋插刀，夠義氣，不過你還沒有自個兒插自己一刀子哪！

程萬牛（白）

放你媽的屁！

▲程咬金拉住程萬牛。

程咬金（白）

好！今兒個就成全你們到底，我這就進宮請旨！

元吉（白）

怎麼？你敢進宮請旨？

程咬金（白）

老臣進宮請旨。

建成（白）

嘿！三弟！程咬金要是進宮請旨，咱們不是煙袋打狗幹了桿兒啦！

元吉（白）

不妨事！父王為著秦王無法行刑，連日以來大發雷霆，程咬金進宮請旨必然是碰壁而回！

建成（白）

那就讓他去白跑一趟，程咬金！看你這可憐勁兒，小王我於心不忍，只要你能請下聖旨，這座齊王府任你搜尋（噢）給你的面子夠大了吧！

程咬金（白）

老臣多謝千歲、齊王爺（二人稟）王賢弟！讓你的人馬把這片地方緊緊圍住一個人也不能放，走脫一人

等於要了老程性命！

王君可（白）

遵命！

▲王君可下。

程咬金（白）

兩位尉遲夫人！

二夫人（同唸）

四哥！

程咬金（白）

還有你們兩個！

二小子（同唸）

爹爹！

程咬金（白） 隨我上殿，走！

▲齊下。

建成（白） 三弟！這下兒清靜啦！

元吉（白） 怕那程咬金稍時還要前來。

建成（白） 哎對了！王君可在外頭圍著，那黑小子怎麼辦？

元吉（白） 這——（自思）大哥！附耳上來！

建成（白） 嗯！對對對！就這麼著，馬上去辦！

▲二人下。

——第八場結束——

第九場 金殿見當今

▲後台搭架子「四弟！你去擊鼓，我來鳴鐘」

▲鐘鼓聲大作。

李淵（快長鏈上唱西皮流水）

逆子行事心不正，

猶如那毒蛇猛獸噬我心。

清晨起來燭宮中意煩悶，

等待著寅時升殿傳旨斬畜牲。

為何傳來鐘鼓如雷聲響震，

問一問馬元和出了甚麼大事情。

啓奏萬歲，魯國公程咬金、京營殿帥王君可請旨求見。

傳我諭旨，有事升殿再奏。

馬元和（白）

遵旨！

▲下。

▲宮女捧食盤置細碗。

宮女（白）

請萬歲進粥！

李 淵（白） 又是蓮子燕窩粥，不用！（推翻食盤）

▲馬元和急上。

馬元和（白） 啓奏萬歲爺！程咬金不肯奉旨，執意要見陛下！

李 淵（白） 可知爲了何事？

馬元和（白） 爲了太子和齊王爺抓去尉遲恭（噢？）他說萬歲爺再不升殿，他就要到內宮見駕哪！

▲鐘鼓聲又作。

李 淵（白） 好好好！我便在此處見他，宣他進宮。

馬元和（白） 遵旨！

▲下。

李 淵（白） 咳！

（唱西皮搖板）

孤王今日心煩甚，

偏偏來了程咬金。

心中暗把元吉恨，

爲甚麼偏偏要招惹尉遲黑煞神。

他們弟兄赤膽爲國秉忠盡，

孤遇事也要禮讓三兩分。

啊！

（白）

（唱）

（白）

（唱）

尉遲恭何故京師進，

著著著！

他妄想解救李世民。

解救旁人孤允你，

想救那李世民萬萬不能。

▲程咬金、王君可、黑白夫人隨馬元和急上。

參見萬歲！

▲李淵見狀驚訝。

你們都來了，平身！

謝萬歲！

李淵(白)

不待早朝見孤何事？

程咬金(白)

陛下不知道吧？尉遲恭被人給害啦！

李淵(白)

啊！魯國公不要驚嚇寡人，慢慢奏來！

程咬金(白)

尉遲元帥昨夜進京有要事見君面奏，不想被太子和齊王爺綁架至齊王府中，命在旦夕，請萬歲作主！

李淵(白)

那尉遲恭不在晉陽監造大佛寺，何故回京，為何被太子綁架，你又是怎麼知道的呀？

王君可(白)

啓萬歲！兩位尉遲夫人到臣府言講，是臣與魯國公講的。

二夫人(同唸)

萬歲作主！

李淵(白)

魯國公所講可有此事？

二夫人(同唸)

確有此事，萬歲作主。

李淵(白)

倘若不實？

二夫人(同唸)

情願服罪，萬死不辭。

李淵(白)

宣太子與齊王進宮。

馬元和(白)

宣太子與齊王進宮。

▲太子齊王上。

建成(白)

漏子越桶越大，

元吉(白)

大哥不必害怕。

建成(白)

硬說不怕是瞎話，

元吉(白)

放心吧！老黑藏的到家。

建成(同唸)

兒臣恭請聖安。

元吉(同唸)

兒臣恭請聖安。

李淵(白)

魯國公道你二人綁去尉遲恭，可有此事？

建成(同唸)

兒臣等與尉遲恭一向交好並無此事。

元吉(同唸)

兒臣等與尉遲恭一向交好並無此事。

黑白夫人(唸)

家人親眼瞧見。

元吉(白)

兒臣與尉遲共恭一殿為臣又無仇恨，怎能拘綁於他，分明是造謠中傷，父王作主。

李淵(白)

呢？

程咬金(白)

萬歲！他們一家兒告，一家兒訴，真假難辨，臣有個法子為萬歲解憂，請萬歲准本。

李淵(白)

你有何本奏？

程咬金(白) 萬歲不必為難，臣請旨搜查，無非替萬歲辦事，既可辨明是非，免去原告不服，又可洗清太子和齊王的

李淵(白) 不乾不淨，臣坐食俸祿，眼看萬歲著急，於心不忍，故此請旨，難道萬歲還不放心嗎？

好，孤便降旨派你與王君可立刻前去搜查齊王府！

▲李淵下。

程咬金(白) 臣領旨！

▲回身沖王君可等。

程咬金(白) 來人哪！再搜齊王府。

▲一翻兩翻，程咬金小座。

▲校尉們雙搜過。

▲太子與齊王坐下場門前。

這是什麼地方？

建成(白) 這兒啊，乃是老皇姑的寢宮，你們搜得著嗎？

元吉(白) 不錯，老皇姑乃是皇上御封孝靖皇姑，夏明王竇建德的遺孀，晚年久居此處，你們敢搜嗎？

程咬金(白) 這？

建成(白) 要是驚了鳳駕，這個罪過擔得了嗎？

王君可(白) 四哥！搜不得啊！這可不是鬧著玩的，萬一——

程咬金(白) 萬一什麼？有事我頂著，給我搜！

建成(白) 慢著！聖上疼愛皇姑，曾賜尚方寶劍一口，龍頭鳳尾棍四根，有先斬後之權你們難道都不怕死了嗎？

程咬金(白) 啊！我老程爲了大唐江山要尉遲恭掃平突厥之亂，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來呀！給我叫門！

▲程鐵牛率眾大叫。

開門哪！

▲急沖頭。

▲總管太監吳國安著黃緞子盡忠服，項掛數珠，手執拂塵，垂掉白眉，咧著嘴角，急上做立。

吳國安(白) 你們是那個衙門來的，膽敢在此雞貓喊叫的？

王君可(白) 公公！在下京營殿帥王君可，求見皇姑。

吳國安(白) 你叫王君可呀？咱家還沒聽說過你這一號哪，要見皇姑哇，可以——拿來！

王君可(白) 拿什麼？

吳國安(白) 聖旨啊！沒有聖上的旨意，就憑尊駕這個身份，能進得了這個門嗎？(閉目抱拂塵昂立)

程咬金（白）尊駕把眼睛睜開瞧瞧，我這個身份行不行？

▲吳國安一瞧忙縮脖子。

吳國安（白）哈哈！我當誰哪，原來是程老國公啊？失敬失敬！

程咬金（白）要是這麼著，倒沒什麼，煩勞通稟就說老程、王君可求見！

吳國安（白）咳！老國公太謙啦，我這就通稟。

太子（白）等等我們倆要先去一步。

▲立刻下去。

吳國安（白）老國公稍等片刻，稍等片刻，我立刻去請。

程咬金（白）慢著！他們倆進去準沒好事，就煩公公立刻揚聲通稟。

吳國安（白）哎，是是！程咬金、王君可求見哪！（高揚）

皇姑（唱西皮導板）

夏明府空餘無限恨，

竇建德也曾為御史中丞。

隋末之年煙塵起，

浴血奮戰命歸陰。

全憑兄王仁義盡，

他念我無倚無靠孤苦伶仃。

高方寶劍欽賜我（宮女舉劍）

又賜龍頭鳳尾棍四根。（宮女舉棍）

眾多姪男多孝順，

建成元吉稱我心。

適才他二人（弟兄恭身）深宮進，

俱言道宮門來了倚老賣老混橫無理的程咬金。

怒氣沖沖宮廷坐定，

我今日要看一看（嘎調）

混世魔王是什麼金身（端坐）

臣王君可叩見皇姑千千歲！

王君可（白）

▲皇姑不理。

程咬金（拱手）

臣程咬金有禮了！

▲皇姑不理，程咬金大樂。

皇姑（白）

你這算何意？

程咬金（白）

臣見皇姑千歲風體健壯，一高興才笑出聲來，皇姑怒罪！

皇姑（白）

哼！你們要見本宮所為何事？

程咬金（白）

求見皇姑自有要事，您總得賞個坐吧！（銜宮女）妳們聽見沒有，皇姑知書達禮，能讓我們站著回話麼？（銜王君可）兄弟用客氣了，既然皇姑賞臉，咱們就坐下吧！

王君可（白）

謝皇姑千歲！

皇姑（白）

二卿進宮之意爲了何事？

程咬金（白）

長話短說簡短截說，爲了找尉遲恭。

皇姑（白）

如此說來，你們是想搜查我這養老宮？

程咬金（白）

臣不敢！臣怕萬一有人背著皇姑，把尉遲恭藏起來，所以搜查不過是爲皇姑著想，也替尉遲大元帥負責，所以——

皇姑（白）

住口！

（唱）

你有話何不直言講，

分明是懷疑本宮把尉遲藏。

平日裡你們陷害建成元吉多毀謗，

今日裡加害本宮的身旁。

任意胡行行君又罔上，

橫行霸道（氣得起身哆嗦）亂朝綱。

▲行絃。

程咬金（白）

六弟！皇姑用大帽子壓下來了。

皇姑（唱）

程咬金不要背地講，

無理取鬧爲那格。

本宮素有容人量，

瓦崗的事兒記心旁。

若不是爾等助把火，

夏明王全軍何致喪疆場。

我越思想心中惆悵，
你們謊言奏君王，
陷害本宮爲那椿。

來人拿下程王二將，

將程咬金王君可與本宮拿下。

程咬金（白）

看你們那個敢？

▲眾退。

▲行紼。

建成（白）

你們楞著幹什麼，誰敢抗旨不遵，給我活活的打死！
快些兒快些兒打！

▲眾人舉棍。

程咬金（白）

老六！給我打！

（唱）

打出事兒來我一人承當。

王君可（白）

打了吧！（打倒數侍衛）

▲皇姑抽出寶劍。

皇姑（白）

用寶劍與我斬！

宮女（同唸）

奴才不敢！

太監（同唸）

奴才不敢！

皇姑（白）

建成（有）元吉（在）你們二人。

建成（同唸）

姑媽，我們倆是被告，他們倆是原告，那兒敢殺原告啊？

元吉（同唸）

姑媽，我們倆是被告，他們倆是原告，那兒敢殺原告啊？

皇姑（白）

好好好！既是二人不敢斬。

（唱）

親自動手殺強梁。

（白）

程咬金看劍！

▲程咬金摔倒，皇姑用劍劈下，程蹬皇姑，皇姑倒地。

建成（白）

四弟！皇姑死了吧，這下子程咬金可坐實了罪名了。

元吉（白）

要是程咬金一死，就再也不怕那個尉遲恭了。

皇姑（白）

建成元吉！

建成(同唸)
元吉(同唸)
皇姑(唱)

哎哟又醒了！我們在這兒哪！
哎哟又醒了！我們在這兒哪！
快快扶孤金殿上，
去金殿告他個亂臣賊子辱打皇娘。

▲建成、元吉、宮女、太監隨下。

▲程咬金失神。

王君可(白)
程咬金(唱)

四哥！壞了！
打皇姑的事兒，她先告知皇上，
如此一死太冤枉。

老程一死不重要，

秦王若死國家無棟樑。

眼看突厥屢犯上，

這掃平番邦那個承當。

四哥趕快回家，安置安置吧！

安置什麼？

難道四哥還不明白我們的處境？

▲程咬金咧嘴大笑。

四哥，你哭也無有用啊？

呸！你好好看着我這是哭，還是笑哇？

四哥你還笑的出來？

六弟！到什麼時候也得笑，告訴你吧，準保沒事兒！

四哥你又有何主意？

沒有三把神砂不敢反西涼，沒有金鋼鑽不敢攬他這磁器活兒，你四哥從來沒有辦過砸鍋的事兒，我敢斷

定老黑就在這齊王府，他們是存心逼咱們上當，咱們哪，就是不上他們的當。

四哥有何良策解此危難？

對付不同的人，要用不同的招兒，我看說好的不行了，對付他們不用損招是不行。

四哥您又有什麼損招啦？

你就瞧好的吧！

王君可(白)
程咬金(白)
王君可(京白)
程咬金(白)

▲程咬金把袖中聖旨拿出撕成幾塊。
▲程咬金掄拳往臉上猛擊、血流滿面。
▲程咬金把蟒袍撕毀撿起。
▲程咬金對王君可咬耳朵如此這般。

王君可(白)
四哥！你可真夠損的。
程咬金(白)
對付這幫人，如果不損，白丟了秦王的性命，掃北的事兒也辦不成，到時候真吃虧的還是老百姓。你就按我說的辦，沒有錯，。(平躺在地)
王君可(白)
快些來人！

▲程鐵牛、程萬牛上。

程鐵牛(同唸)
六叔出了什麼事了？
程萬牛(同唸)
六叔出了什麼事了？
二夫人(同唸)
六叔出了何事？

▲程鐵牛及眾人齊哭。

程鐵牛(同哭)
哎呀爹爹！
程萬牛(同哭)
哎呀爹爹！
二夫人(同哭)
哎呀四哥！
王君可(白)
此時不是哭泣之時，快準備軟床，金殿去者！
二夫人(同唸)
我們姐妹也去！
王君可(白)
萬萬使不得，據猜測大元帥一定藏在齊王府，你們帶著鐵牛萬牛，嚴加監視千萬不能出錯，稍等我們回來還要繼續搜查。

▲抬程咬金下。
眾人(白)
遵命！
▲下。

——第九場結束——

第十場 二次上金殿

李淵（唱西皮散板）

▲眾太監領李淵上，大太監站兩邊。

連日來尉遲闢我心神不定，
都為那孝世民不孝畜生。

程咬金曾請旨齊王府搜尋。

▲皇姑帶領建成元吉、眾宮女上。

卻又見孤的御妹披頭散髮為何情？

皇姑（白） 哎呀皇兄！

（唱西皮散板）

今日皇兄不作主，

臣妹願死在龍廷。

李淵（白） 御妹！究竟何事？快快說個明白。

建成（白） 啓奏父王，我皇姑被程咬金打了。

李淵（白） 好惱！

（唱西皮搖板）

御妹妹有尚方劍，

還有龍頭鳳尾棍四根。

怎容臣子不恭敬，

妹不斬殺為何情？

皇姑（白） 萬歲！

（唱西皮搖板）

那程咬金先搶龍頭鳳棍又奪尚方劍，

然後將臣妹踢倒在地埃塵。

李淵（白） 反了哇！大膽程咬金，孤不殺你誓不為人，快帶程咬金！

▲王君可上。

王君可(白)

臣王君可見駕，吾皇萬歲！

李淵(白)

程咬金那裡去了？因何還不上殿？

王君可(白)

臣啓萬歲，程咬金受傷太重不能行走，懇請萬歲允准用軟床抬他上殿！

李淵(驚)

這個——准本！

王君可(白)

▲滿朝文武瞪目結舌，數名侍衛抬程咬金上殿，李淵大驚。

程咬金(白)

四哥醒醒！四哥醒醒！陛下等著你回話呢！

王君可(白)

▲程咬金裝虛弱。

程咬金(白)

陛下在那兒呢？

王君可(白)

往上看，就在我面前！

程咬金(白)

臣謝主隆恩！臣奉旨搜查齊王府，沒想到老皇姑住的和齊王府是一牆之隔，臣便與王君可商議，進宮給

老皇姑請安。臣以為這樣總沒錯吧！誰知道老皇姑反倒挑了眼啦！一見微臣就破口大罵，逆賊長，逆賊

短，命太子與齊王帶頭痛打微臣，可把微臣打壞了，請萬歲作主。(程咬金裝暈)

王君可(白)

四哥四哥，你可千萬挺著點，不能這麼委委屈屈地離開人世啊！

李淵(白)

御妹的傷是那個打的？

程咬金(白)

是微臣打的！

李淵(白)

來人啊！把程咬金推出斬了！

程咬金(白)

且慢！萬歲爺您現在斬人都這麼莫名其妙的，也不問問原因？

李淵(白)

講！

程咬金(白)

▲程咬金掏出破碎聖旨，費力狀。

程咬金(白)

就爲了這個！

李淵(白)

此話怎講？

程咬金(白)

聖旨尚未請出，臣已然被打成這個樣子，等請出聖旨，聖旨就被老皇姑撕成這個樣子了！

老皇姑(白)

程咬金，你胡說八道，惡言中傷，本宮與你拼了！

程咬金(白)

▲老皇姑邊說邊走向程咬金，氣的要打他。

程咬金(白)

萬歲救命！萬歲救命！

王君可(白)

在萬歲面前尚且如此，在臣等的面前就可想而知了！

李淵(怒)

李舒燕！妳也太不知自愛了！

老皇姑(白)

萬歲！臣妹！

李淵(白)
建成(白)
元吉(白)

不要再說了！這件事到此為止。
啓稟父王！他們誣陷兒臣綁架了尉遲恭，現經搜查，確無此事，請父王降旨，收回成命！
是啊！他們無端陷害好人，誣告皇親，應予以嚴懲！

▲李淵捫鬚沉思，程咬金坐起。

程咬金(白)

萬歲容奏，臣有下情要講！

李淵(心煩)

所奏何事？

程咬金(白)

太子與齊王所奏不實，搜查尚未結束，只因老皇姑從中搗亂，故中途停頓，臣請旨繼續搜查。

元吉(白)

臣啓父王！他們搜查之時無孔不入，甚至挖地三尺，也未能找到尉遲恭，要再搜查，實是無理取鬧，兒

臣萬難容忍！

李淵(白)

所奏有理，就不必搜查了！

程咬金(白)

且慢！臣以為真金不怕火煉，多搜幾遍有什麼不好！一為查清尉遲元帥的下落，二為太子與齊王的名

聲，如果中途停止，豈不落個是非不清，真假難辨嗎？

元吉(白)

聽你所言，非要在府裡找到尉遲恭是不是？

程咬金(白)

不在你府裡，也在養老宮裡，反正跑不了你們那塊地方！

元吉(白)

沒有怎麼辦？

程咬金(白)

要讓我搜出來怎麼辦？

李淵(白)

程咬金，你敢斷定尉遲恭在齊王府或養老宮裡？

程咬金(白)

敢！

李淵(白)

倘若無有呢？

程咬金(白)

臣願領罪！

李淵(白)

你領什麼罪？

程咬金(白)

萬歲要什麼，臣給什麼！

李淵(白)

朕要你的腦袋！

程咬金(白)

行！臣願以人頭作賭！

李淵(白)

空口無憑？

程咬金(白)

立字為證！

李淵(白)

筆硯侍候！金鑾寶殿豈是兒戲之處，卿既然敢以人頭打賭就簽字畫押！

程咬金(白)

臣不會寫字！

李淵（白）

無妨！畫個十字亦可！

▲程咬金欲提筆，又放下沉思。

李淵（白）

卿何故不畫？

程咬金（白）

大丈夫一言既出馬能更改，不過，找不到人臣要掉腦袋，要搜出來——太子和齊王可該怎麼辦才好？

李淵（白）

這——（看建成、元吉）

元吉（白）

那還用說，要是從我府裡搜出人來，也一樣掉腦袋！

程咬金（白）

痛快！痛快！

▲於是程咬金、元吉、建成俱畫押。

李淵（白）

朕有言在先，這次搜查以今日午時為限，不得藉故拖延。午時三刻，朕要將李世民開刀問斬，再有人膽敢攔阻，格殺勿論！

▲幕外，人搜過。程咬金、王君可、鐵牛上。

▲王君可無可奈何。

王君可（白）

四哥，搜了半天搜不出來，下一步該怎麼辦？

▲程咬金對鐵牛。

程咬金（白）

你不是親眼看見你黑大叔被帶進齊王府來，人呢？人呢？

程鐵牛（白）

我明明看見黑大叔讓人給抱進來了，我怎麼知道他是給藏到那兒去了？

程咬金（白）

我就不信他能上天入地，搜！給我再搜！

▲人馬再搜過，馬元和、建成、元吉上。

馬元和（白）

魯國公，光這養老宮就搜了兩遍，再搜恐怕也搜不出什麼來了，不如——

程咬金（白）

時辰還沒到，用得著你在這兒瞎操心嗎？我說了算，這亭子搜了沒？（平手一指）

▲建成、元吉相視冷笑，擺出勝利姿態。

建成（大聲問馬元和）

誰是誰非，誰真誰偽，你都看清楚了嗎？你可得老實向皇上提奏！

程咬金（白）

你——（氣的乾瞪眼）

程鐵牛（白）

爹，別理他！

▲侯君集上。

侯君集（白）

四哥六弟不要著急，建成元吉不要得意，尉遲元帥的下落我知道！

程咬金（一看）

唉！我的寶貝兄弟，你可來了！

侯君集（白）

四哥！大老黑在這兒呢！

▲尉遲恭上，四人相見，建成、元吉伺機溜走。

程咬金（白）

大老黑，我可把你找著了！

尉遲恭（白）

這都是猴仔子的本領高，要不然我就見不到你們了！

程咬金（白）

對呀！猴仔子，你是怎麼找到大老黑的？我快把齊王府給翻過來了也找不著他！

侯君集（白）

尉遲大哥出了天牢之後，是我見他被蒙面人帶走，又有鐵牛跟隨在後，我就知道出事了，幸虧讓我看見了建成元吉把他放到地底下去了，我才找到大老黑！

程咬金（大笑，對馬元和說）

你是奉旨欵差，懷中又有聖旨，還不快下令捉拿犯人？

馬元和（白）

當然，當然！

程咬金（白）

噢？人怎麼不見了？跑得還挺快的！王君可，不管上天入地，都要把這兩個小子給我帶回來！

王君可（白）

遵命！

程咬金（白）

好！眾位快隨我上金殿找皇上說個明白！

▲燈暗，眾人下。

▲幕起，李淵已坐至金殿上，滿朝文武侍立。

李淵（白）

現在什麼時候了？

太監（白）

啓奏萬歲，午時三刻已過。

李淵（白）

程咬金啊程咬金！你誣賴建成元吉，還連我御妹也算上，我就先斬李世民，再與你算個清楚！傳朕旨

意，立刻行刑！

程咬金（白）

且慢！刀下留人哪！

▲程咬金、尉遲恭、馬元和、侯君集、程鐵牛上。

李淵（白）

程咬金！你又來抗旨不成？

程咬金（笑）

哈哈！啓奏萬歲，臣把尉遲恭找著了！

李淵（驚）

在何處發現？

程咬金（白）

就在齊王府！

李淵（白）

怎麼在齊王府？馬元和！程咬金所言可是真的？

馬元和（白）

魯國公所言屬實！

尉遲恭（進）

秦王冤枉！臣啓萬歲，真正罪魁禍首乃是李建成、李元吉，請萬歲快快降旨，將秦王赦免！

李淵（白）

你怎知秦王冤枉？

尉遲恭（白）

我不但知道秦王冤枉，我還知道幹下這讓你說不出口的事兒的是建成、元吉！

李淵（白）

怎麼，你全知曉？

尉遲恭（吹打）

請皇上明鑒！

李淵（沮喪）

傳朕旨意，放了李世民，宣他上殿！

▲眾人樂。

程咬金（白）

大老黑，還是你有法子！

▲李世民、黑白夫人、程萬牛上。

李世民（白）

參見父王！

李淵（白）

冤屈皇兒了！你因何不說，為何不講呢？

程咬金（白）

還不說呢！我嘴皮子差點兒都說破了！

李世民（白）

父王！

（唱西皮搖板）

父王不必發雷霆，

兒臣有言奏分明。

國有忠良聲威盛，

家中全賴和睦興。

如今不念兄長恨，

一心要把外邦平。

望祈父王准兒本，

快快領兵把突厥掃再敘眾將的功勳。

萬歲！

尉遲恭（白）

（唱西皮搖板）

萬歲不必敘功勳，

祇保秦王去把賊平。

我主若是明如鏡，

嚴辦元吉與建成。

建成、元吉何在？

李淵（白）

建成、元吉何在？

程咬金（白） 那兩小子早跑了，我已讓王君可去等著他們了，一會兒就給逮回來了。

▲太監上。

太監（白） 啓奏萬歲，張尹二妃在後宮自縊身亡。

李淵（冷笑） 哼！將二人棄屍荒郊。

李世民（白） 父王息怒，兒臣有本上奏。

李淵（白） 所奏何事？

李世民（白）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張尹二妃畏罪自縊，乃自知有愧，念在她二人侍奉父王多年，賞個全禮，喪葬從簡，以示皇恩浩蕩！

李淵（白） 就依你之言，馬元和！

馬元和（白） 奴婢在！

李淵（白） 此事交與你辦。

馬元和（白） 遵旨！

長孫（白） 臣啓萬歲！眼見北方突厥亂起，百姓民不聊生，臣以爲當務之急乃發兵北征，請萬歲作主！

李淵（白） 依你之見？

長孫（白） 可由秦王點動天策府人馬，擇日發兵。

李淵（白） 准奏退班！

眾人（同唸） 吾皇萬歲！

——第十場結束——

——劇終——



國劇劇本第二名

施以寬

作品名稱／

20 11 28 生

雙雙錯

安徽和縣人

高中畢業

現職／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雙雙錯

國劇劇本組第二名 施以寬

劇情大綱

本劇依據莎士比亞劇作「錯中錯」改編，由於兩者故事之時代背景、社會情態、風俗習慣等迥然不同，且為顧及適合國劇演出，故內容情節多有更異之處。故事：有田恭上者，溫州人，妻余氏，生有孿生子斌文、斌武；家人田祿同時亦得兩男，取名田忠、田義。某年，流寇作亂，田祿夫婦遭害，田恭上一家離散，二十年互不通消息。斌文與田忠經福州府一田姓商人收養，改名天賜、田義；余氏亦流落至福州，寄食一尼姑庵；斌武思母心切，攜田義外出尋母，路經福州；田恭上見斌武離家三載，杳無音信，亦於半年前棄家尋子，來到福州。其間，田斌文與斌武、田忠與田義兩雙兄弟相貌酷似，他人難分彼此，從而產生不少誤會，引發不少趣事，最後大家因故巧遇於尼姑庵，終以大團圓結局。

人物表

田恭上 田天賜 田斌武之父 老生 素臉 蒼三髯。

老人巾、藍褶子、黑彩褲、白襪、福字履、包袱、雨傘。
余氏 田恭上妻 老旦 素臉。

田天賜 田斌武之學生兄(即田斌文) 小生 素臉 手中永遠持摺扇一把。

鴨尾巾、花褶子、藍彩褲、白襪、夫子履。
田斌武 田天賜學生弟 小生 素臉 不拿摺扇。

粉相與穿戴須與田天賜完全相同、畫軸。
大田義 小田義之學生兄(即田忠) 丑 腰子臉。

小羅帽、青褶子、大帶。
小田義 大田義之學生弟(即田義) 丑 腰子臉。

扮相與穿戴須與大田義完全相同、包袱。
林桂月 天賜妻 青衣 素臉。

大頭、片子、綠尾子、水鑽頭面、花女幘、繡花裙、彩鞋。
林秀雲 桂月之妹 花旦 素臉 念京白。

大頭、水鑽頭面、繡花襖褲、女長坎肩、長腰巾、彩褲、彩鞋。
玉鈿兒 丫環 彩旦 濃粧。

抓髻、裙襖、彩褲、彩鞋、菜刀。
田立安 天賜之伯 淨 老三塊瓦臉、白滿髯。

鴨尾巾、古銅褶子、黑彩褲、白襪、福字履。
店家 丑 腰子臉。

藍氈帽、茶衣、腰包。
小廝 丑 腰子臉。

軟羅帽、黑褶子、大帶、摺扇。

附註：

1. 此劇田天賜及田斌武二角色、可用同一演員飾演。至第十四場，必須由另一演員飾斌武。

如由兩位演員分飾，則二人面貌必須大致相似，再加以化裝，以求學生效果。

2. 大田義及小田義兩角色，同此。

3. 田天賜手中永遠持摺扇一把，以便觀眾辨認，與田斌武不同。至於大小田義、認錯主人的就是錯的，容易辨識。

第一場

田恭上：（內）走哇！

（田恭上背包袱拿雨傘上）

田恭上：（唱西皮搖板）離鄉背井為尋親，

跋山涉水千里行。

但願上蒼垂憐憫，

早日團聚享天倫。

老漢，田恭上，祖籍溫州。娶妻余氏，那年一舉連生二男，這雙兄弟，容貌酷似，清秀出眾，難分彼此，大兒取名斌文，小兒取名斌武；巧的是，家人田祿，同時也得兩子，二人長相一般無二，命名田忠、田義。家中添了這兩對孿生，四個娃兒，登時熱鬧非常，自是十分歡喜。不幸我兒尚在襁褓，卻逢流寇作亂，四處殺人放火，姦淫擄掠。田祿夫婦遭害，我一家也被亂民沖散，余氏領了斌文、田忠，不知去向；斌武、田義是我一手一個，抱了逃離家鄉。流落外地半載，回得故里，但見斷井殘壁，一片荒蕪，是我胼手胝足，重建家園；祇是早也盼、晚也盼，盼了整整二十年，不見余氏回轉家門。是我兒斌武，年屆弱冠，思母心切，立志出外找尋母親、兄長，帶了田義，一去又是三載，杳無音信。撇下老漢一人，孤苦難挨，半年之前，我拚擋上路，穿府過縣，找尋我兒，一路甚是辛苦。今日，不覺來到福州府，自要盤桓數日，再作道理。（抬頭）此處有一客店，（唸招牌）「四海居」，就此下榻便了。店家！店家！

店家：（內）啊咳！

（店家自下場門上）

店家：（唸對）店名叫四海，廣納四海財。客官請進。

（田恭上進店）

店家：客官，您是打尖還是住宿？

田恭上：可有上房？

店家：有，有，請隨我來。
田恭上：有券了。

(店家、田恭上下)

第二場

(田天賜上) (手持摺扇一把)

田天賜：(唱四平調)春意濃，花開放，簷前廊外。

紫紫媽紅遍平台。

和風拂，池邊柳，柔條輕擺。

遙想起，西湖風光猶縈懷。

過水榭，穿幽徑，來到門外。

舉手將前廳的門兒輕輕推開。

啊——將門兒推開。(推門進廳，坐)

在下，田天賜，本地人氏，雙親亡故，妻室林桂月甚是賢德。先父畢生經營綢緞絹布為業，在城中開得一引布莊，三間店面，生意十分興隆。皆因近日店中存貨已然不多，需得我親自前往蘇杭選購，想那年去至杭州，飽覽西湖風光，真個美不勝收，當此仲春時節，諒來更是多姿多采，趁此辦貨之便，自不免順道遊玩一番。蘇杭之行，定在明日啓程，路途遙遠，往返費時，今日閒暇，且往店中走走。田義哪裡？

大田義：(內)來了，來了。

(大田義匆匆上)

大田義：(唸對)相公喚隨從，來了跟屁蟲。(進廳，施禮)相公，您喚田義？

田天賜：我不喚田義，難道要喚田忠不成？

大田義：說得也是，田忠早已死了十幾年了。還提他幹甚麼。再說相公從小就是我田義服侍您慣了的，相公有事，不叫

田義叫誰呀，您說是不？

田天賜：是呀，你跟我跟了二十多年了。

大田義：要不怎麼叫跟屁蟲呢！

田天賜：田義，明日跟我遠赴蘇杭，你隨身衣物齊備否？

大田義：早就收拾妥當了。相公，明天什麼時候動身啦？

田天賜：明日早行。田義，我去店中走動走動。

大田義：現在？

田天賜：現在。

大田義：我呢？跟不跟？

田天賜：不用。你嚟，往三友堂一行。

大田義：我去三友堂幹什麼？

田天賜：看看我那柄新摺扇，倘若裝裱完工，就取了回來，工錢要他們到店中領取。

大田義：您不說我倒忘了這檔子事了。摺扇裝裱好了，我拿回來，您明天上路好用。

田天賜：正是。

大田義：相公，您那把摺扇，象牙製成的扇骨，綵綾製成的扇面，扇面上還有咱們雲姨小姐的妙筆丹青，可真是名貴。

田天賜：名貴得很。

大田義：真是雅致。

田天賜：不在話下。

大田義：相公，小的倒有個主意。

田天賜：什麼主意？

大田義：您這趟出門，同行同業的大爺們今天晚上不是要在駐春院設宴給您送行嗎？

田天賜：不錯。

大田義：您哪，把那把摺扇隨身帶著，托在手中，時不時的這麼敲敲，時不時的這麼搗搗。

田天賜：卻是為何？

大田義：有了這麼貴重值錢的東西，逮著機會就露露臉嘛，也好教那些大爺們跟駐春院的姑娘們開開眼界，見識見識。

田天賜：呢，忒銜耀了。

大田義：相公，您就不知道了，這個年頭，講究的是包裝自己，推銷自己，這還有個名堂。

田天賜：什麼名堂？

大田義：這叫「現」。

田天賜：（正色）不妥。請夫人出廳。

大田義：是啦！（朝上場門施一禮）有請夫人。

（林桂月上）

林桂月：（唸對）家和人安泰，勝有萬貫財。（進廳）官人。

田天賜：（起立）娘子請坐。

林桂月：有座。

（田天賜、林桂月坐）

大田義：參見夫人。

林桂月：罷了。（對田天賜）官人，喚我出來何事？

田天賜：娘子，我此番遠行，離家甚久，家中自有娘子費神照料，卻是店中事務放心不下，此刻閒暇，我想去店中察着察着，有話交代。

林桂月：原該如此，祇是官人午前一定要回來的。

田天賜：莫非家中還有事麼？

林秀雲：（內）（驚慌）哎哟！痛死我了！……

（林秀雲急急由下場門上，右手掌不停甩動，作痛楚狀，口中連唸「哎哟」，跨進廳內，見田天賜在座，一楞）

林秀雲：（尷尬）原來姐夫也在這裡。

（林桂月、田天賜急起立）

林桂月：（緊張）秀雲，何事慌張？

田天賜：秀雲，你的手怎麼樣了？

林秀雲：（佯嘆）還說呢，都是爲了你呀！

田天賜：爲我何來？

林秀雲：姐夫，你去蘇杭，明天一早就得動身，昨天連著今天晚上，外面又都有應酬，我姐姐盤算來，盤算去，祇有趁你今天得空在家吃頓晌午飯的時候，親自下廚做幾道精緻可口的菜，給你饒行呀！

田天賜：原來如此，多謝娘子的盛情。

林桂月：不敢，妾身一點心意。

田天賜：（指林秀雲）祇是你的手——

林秀雲：至於我的手麼？是我想替姐姐分勞，看菜買回來了，就跟著玉鉤兒一塊兒進廚房，瞧瞧有什麼可以插得上手的。一眼我就看到案上擱著個簞子，簞子裡有幾隻螃蟹，姐姐說過要做一道蟹黃蛋黃羹的，姐姐，是也不是？

林桂月：正是。

林秀雲：那幾隻螃蟹，擠在簞子裡一動也不動，準是死了，我說我來取螃蟹，袖子這麼一挽，我手伸進去就抓——

田天賜：死螃蟹一抓就抓著了。

林秀雲：（白田天賜一眼）是呀，我的手被螃蟹抓著了。

（林桂月掩口而笑）

田天賜：（笑）哈！哈！哈！

林秀雲：（噁嘴）笑，笑，你們還笑呢！

林桂月：（關切）秀雲，你的手有無受傷呀？

大田義：雲姨，我拿刀創藥去。

林秀雲：不用，不用，不礙事了。

田天賜：秀雲，你為我的事受驚了，為姐夫的定會補償於你。

林秀雲：怎麼個補償法呀？

田天賜：蘇杭回來，多備上好的衣料、上等的脂粉相送，如此可好？

林秀雲：馬馬虎虎。

林桂月：秀雲，玉鉤兒呢？

林秀雲：想必還在廚房。

林桂月：官人，去至蘇杭，有件大事不可忘懷。

田天賜：什麼大事？

林桂月：辦玉鉤兒的嫁粧呀！

田天賜：記得的，這份嫁粧，總要辦得豐盛、周整才好。待得蘇杭回來，就好與他們完婚了。

（大田義突然跪拜在地，磕頭如搗蒜）

大田義：相公，夫人開恩啦！相公、夫人開恩啦！

田天賜：（詫異）這是做什麼？

林桂月：田義，快快起來，快快起來。

（大田義起立，不斷深揖）

大田義：相公、夫人，饒了小的吧！饒了小的吧！

林桂月：田義，男大當婚，女大當嫁，這是喜事呀！

田天賜：田義，玉鉤兒進我家門已是十有餘載，你二人青梅竹馬，情逾兄妹，如今俱已成人，朝夕共處，多有不便，還是早日完婚的好。

是早日完婚的好。

大田義：（哭喪著臉）相公、夫人，我是蒼蠅碰上蜘蛛網，這下難逃一劫了。

田天賜：（不悅）這是怎麼講話。

林秀雲：田義，人家玉如兒對你可是一往情深呢！

玉如兒：（內）（聲洪）相公、夫人，玉如兒這廂向你們謝恩了。

大田義：（掩耳）我的媽呀！

（林秀雲、林桂月、田天賜會心一笑）

大田義：相公，小的上三友堂取扇子去了。

田天賜：去吧！

大田義：是啦！（出廳）哎呀！要娶這個母夜叉！一時好銀，一世難逃，蘇杭回來我就死定囉！（下）

田天賜：娘子，我這就去店中走走。

林桂月：快去快回。

林秀雲：姐夫，準時回來吃中飯，莫教姐姐望眼穿。

田天賜：知道了。（出廳）（唸對）正是：有妻多賢慧，神仙也不為。（下）

林秀雲：姐姐，我們下廚洗手做羹湯吧！

林桂月：賢妹，隨我來呀！

（林桂月、林秀雲同下）

第三場

（田斌武上）

田斌武：（唸引子）山長水遠，尋娘親，不畏艱辛。（坐）（唸詩）為尋壹堂償宿願，獨留椿庭守家園；三年浪跡天涯

遠，一片孝心難兩全。小生，田斌武。母親早年攜帶我的兄長斌文、家僕田忠，避亂他鄉，二十餘載不見回轉故里。是我自幼未曾一親慈顏，十分思慕，三年之前，拜別父親，帶了家僕田義，外出尋母，沿途鬻賣字畫，賺取盤費；行經千里，未獲母親、兄長半點消息，令人愁悶。來在福州地面，投宿遠四海居，不覺又是旬日，

明日恰有便船循建江西上，多留此地無益，不如此且往閩清再作道理。祇是離鄉日久，家中留下年邁爹尊，獨守

門庭，無人侍奉，甚是放心不下，無奈山川阻隔，晨昏難省，不免又添幾許鄉愁。聞得福州城郊多有名山，風

景甚佳，臨別之前，有意遊覽一番，也算不虛此行。田義哪裡？

小田義：（內）來了，來了。

（小田義匆匆上）

小田義：（唸對）相公喚隨從，來了跟屁蟲。（進廳，施禮）相公，您喚田義？

田斌武：我不喚你，難道還有第二個田義不成？

小田義：說得也是，這人世間只還有田忠是我哥哥。哪來第二個田義呢？再說相公從小就是我田義服侍您慣了的，相公有事，不喚我喚誰呀，您說是不？

田斌武：是呀，你跟我跟了二十多年了。

小田義：要不怎麼叫跟屁蟲呢！

田斌武：祇是此番跟隨我千山萬水，風餐露宿，奔波三年，十分辛苦。

小田義：相公快別這麼說，您爲了尋找老夫人和大相公，小的田義，也是爲了尋找我兄長田忠，但願天從人願，大家早日團圓。

田斌武：說的是。

小田義：相公，咱們明天就要離開福州，打道閩清，今天字畫攤也不擺了，您何不趁此機會四處逛逛，散散心呢？

田斌武：正有此意。

小田義：我呢？跟不跟？

田斌武：不用，你嚟往馮員外府上一行。

小田義：我去馮員外家幹什麼？

（田斌武起立，拿起桌上一卷畫軸和一張紙條）

田斌武：這幅花卉，乃馮員外所訂，我已畫好，你照這（指紙條）上面的住所送去，取回潤筆紋銀五十兩，記下了。

小田義：（接過畫軸、紙條）您不說我倒忘了這檔子事了；不過提起這檔子事呢，倒叫我又想起另外一檔子事了。

田斌武：何事？

小田義：記得那年咱們路過麗水，碰上一位算命先生，他說相公您往南而行，必有奇遇，並且有椿美滿姻緣等著您，有沒有這檔子事？

田斌武：有的。

小田義：因此嘛，今天馮府您得親自走上一趟。

田斌武：這與算命的事兒有什麼相干？

小田義：怎麼不相干？您是知道的，馮員外有位千金，長得是如花似玉，人又聰明，前天由丫鬟陪了來到咱們字畫攤，直誇您的字畫好，一口氣買了三幅；昨天又要馮員外來訂了這一幅，並且再三叮嚀今天送去他府上，這是爲什麼？

田斌武：爲的什麼？

小田義：八成是馮小姐看上相公您了，給您生出個登門相親的機會。

田斌武：一派胡言。

小田義：相公，這有個名堂。

田斌武：什麼名堂？

小田義：這叫鼻涕流到嘴唇邊。

田斌武：此話怎講？

小田義：（作吸鼻涕狀）落得你吃的。

田斌武：越發的不像話。

小田義：相公，人家馮小姐昨兒盼，今兒盼，正望穿秋水的盼著您呢。

田斌武：（正色）放正經些。

小田義：（打背供）哼！受不了的「醋」。

田斌武：還不快去。

小田義：是啦！（出門）算命看相，求個指望，靈不靈光，莫放心上。廢話少說，收銀子去囉！（下）

田斌武：今日天氣晴和，正是郊遊好時光。有請店主東。

店家：（內）有，有。

（店家上）

店家：（唸對）店名叫四海，財從四海來。（進門，施禮）田相公，要茶？要水？

田斌武：不是的。有事請教。

店家：不敢。

田斌武：不知福州城郊有何名勝足可一遊？

店家：您說這個？回田相公，我們福州名勝古蹟可多的很，不過您明日一早遠行，今天不宜過於勞累，路程太遠的不

合適；這麼著吧，就近就有一處，值得一遊。

田斌武：哪一處？

店家：離城南九里，有座釣台山，景致不錯。

田斌武：敢莫就是漢代東越王餘善釣得白龍之處？

店家：田相公好學問。相傳年越王餘善在那裡釣得一條白龍，此乃祥瑞之物，就在原地築起一座壇，名釣龍台，山就

叫釣台山，離建江邊祇得百餘步，有市面，有買賣，熱鬧著呢。

田斌武：值得一遊？

店家：值得一遊。來回不到二十里，您此刻出門，回來約摸上燈時分，正好夜飯上桌。

田斌武：如此甚好，我這就趁早走上一趟。
店家：您難得空閒，好好遊玩遊玩。小的告退了。
田斌武：多謝了。

(店家下)

田斌武：就此城南走走。

(唱西皮原板) 謝過了店主東費心指點。(出門介)

(接唱) 出店門好一片好晴天。(走園場)

(接唱) 順大街往南行沿途瀏覽，

學古人偷浮生半日清閒。

(田斌武唱完最後一句，戛然而止，停住腳步，凝視下場門；大田義自下場門上，注視田斌武，一步一步走近，至田斌武面前停住)

田斌武：果然是你。

大田義：小的老遠看過來，越看越像是相公；近前一看，果然是相公。

田斌武：你辦好事情回來了？好快呀！

大田義：快？我這正要去呢。相公，您打那兒(指上場門)來，要往哪兒去呀？

田斌武：(指下場門)我往那廂而去。

大田義：相公，您走錯方向了吧？

田斌武：不錯的，正是往城南的方向。

大田義：不對，去綢布莊該往那邊。(指上場門)

田斌武：(一楞)我去綢布莊做什麼？

大田義：相公，您跟夫人說要去店中察看察看的呀！那頭(指上場門)去綢布莊；那頭(指下場門)去駐春院。(笑)

對了，原來相公想瞞著夫人提早去駐春院，好好玩上一整天。

田斌武：(不滿)你胡說些什麼？

大田義：(擠眼睛)相公，田義是餓貓叨著一條魚，嘴緊得很，夫人面前絕不會漏一絲口風，這點您放心；祇是，您今天若不回家吃中飯，可怎麼樣也說不過去。

田斌武：(惱怒)田義，你正事不辦，在此滿口胡言，戲耍於我，你試以放肆了。

大田義：(著急)相公，田義怎敢戲耍於您啦，我說的都是為您好哇！

田斌武：為我好什麼？好在哪裡？

大田義：也爲夫人好呀！

田斌武：夫人？哪個夫人？

大田義：相公，您怎麼這樣講呢？就是您早早晚晚、口口聲聲稱作「娘子」的夫人啦！

田斌武：我尋「娘」尚未尋著，倒來了個什麼「娘子」。

大田義：（大驚）相公，您就爲了去駐春院開心找樂子，連夫人也不認了。

田斌武：田義，你再這樣胡纏，我就要當街責罰你了。

大田義：您要打要罵都好，就是不能不回家吃中飯。

田斌武：（步步逼問）我哪來的什麼「夫人」？哪來的什麼「家」？哪來的什麼「中飯」？你，今日與我講個明白。

大田義：相公，相公，您別動。

（田斌武站住，大田義伸手一摸田斌武前額）

大田義：您，沒有發燒呀！

田斌武：（怒斥）你敢咒我？

大田義：相公，您沒有發燒，可是您怎麼會這樣恍恍惚惚，迷迷糊糊的？

田斌武：我恍惚？我迷糊？好，我來問你，我的畫呢？

大田義：（一楞）您的什麼畫？

田斌武：我要你送往馮員外府中的那幅畫呀！

大田義：相公，您吩咐我去三友堂取摺扇，哪來的畫？

田斌武：你待怎講？

大田義：（著急）相公，小的確實不知道什麼畫，也不知道您現在講的是什麼話。

田斌武：（氣極）好奴才！

（唱西皮快板）田義言行真膽大，

花言巧語戲弄咱，

長街之上我施家法。

（田斌武抬手作打人狀；大田義抱頭跑圓場，田斌武追趕）

大田義：我家相公患瘋癲了！我家相公患瘋癲了！（下）

田斌武：（站住）且住，看這個奴才，口中言詞閃爍，手中不見畫軸，莫非他將畫兒失落了？若是果真失落也還罷了，

怕的是畫兒已然送到，收了銀錢他私自吞沒了。也罷，待我親自前往一探究竟。

（唱西皮散板）且往馮府問根芽。（下）

第四場

(林桂月上)

林桂月：(唱南梆子)我夫君，為營生，蘇杭前往。

我這裡，備下了，佳餚瓊漿。

饒行酒，纏綿意，慇懃奉上。

祝福他，這一路，平順安康。

(坐)

奴家，林桂月。夫君田天賜。經營綢緞生意，我夫明日遠行蘇杭綢市，是我親自下廚，備得家宴，與他饒行。他往店中有事，諒必少時就會回來，且在廳中等候便了。

(林秀雲下場門上)

林秀雲：(唸對)忙將廚下事，告訴姐姐知。(進廳)姐姐！

林桂月：秀雲，你還在廚房忙些什麼？

林秀雲：我沒有忙什麼，是玉鈞兒在忙。

林桂月：她又忙些什麼？

林秀雲：她在忙一道菜。

林桂月：菜已齊備了呀。

林秀雲：姐姐，你與姐夫饒行親自下廚做的幾樣菜是齊備了，可玉鈞兒也有心要給一個人饒行啦。

林桂月：(點頭)為的是田義。

林秀雲：對了，她給田義做了一道醋溜鯉魚。

林桂月：想必是田義喜好的。

林秀雲：玉鈞兒是擔心田義出門在外不老實，拈花惹草變了心，特地做了這道醋溜鯉魚給他饒行的。

林桂月：這是何意呢？

林秀雲：田義在外若是起了邪念，他就該想起臨行吃的這道菜，想起做這道菜的人心裡可是酸溜溜的。

林桂月：玉鈞兒倒是個有心人。

林秀雲：她呀，用心良苦。

(大田義神色慌張上)

大田義：(唸對)忙將相公事，報與夫人知。(進廳，施禮)參見夫人、雲姨。

林秀雲：田義，你怎麼這樣慌慌張張的跑回來？

大田義：稟告夫人、雲姨，相公他大大的不妙呀！

林桂月：（急起）他怎麼樣了？

林秀雲：（緊張）相公他出了什麼事嗎？

大田義：相公，相公他得了瘋癲症了。

林桂月：（變色）你待怎講？

林秀雲：你說什麼，相公得了瘋癲症？

大田義：相公就在大街之上，瘋言瘋語，橫衝直撞，直嚇人呢！

林桂月：（跌坐椅上）天啦！這是從何說起。

林秀雲：姐姐，你別著急，先聽聽田義怎麼說。

大田義：夫人、雲姨，小的奉命往三友堂取摺扇，出了門，走著走著就遇上相公了。小的納悶，相公不是要去綢布莊嗎，該往北，他怎麼向南呢？

林桂月：莫非另有他事？

大田義：夫人，您不知道，往南是去駐春院哩。

林秀雲：駐春院，約好晚上在那兒聚會的，這麼早去幹什麼呢？

大田義：這個，小的也是這樣想，可是不敢問啦。

林秀雲：我明白了，相公瞞著我姐姐提早往駐春院，被你撞破了，他就裝瘋賣傻起來。

林桂月：（著急）田義，是也不是？

大田義：不像，是小的提醒相公，不論去哪，總得回家陪夫人一同吃中飯，不料相公就說起瘋話來了。

林桂月：他講些什麼？

大田義：（學田斌武道白）我哪來的什麼「夫人」？哪來的什麼「家」？哪來的什麼「中飯」？你，今日與我講個明白。

林秀雲：（吃驚）他真是這樣講的？

林桂月：（驚懼）他不肯認我，也不認這個家了？

大田義：他還說了許多不相干的話，什麼馮員外，什麼他交給了我一幅畫，聽得我一楞一楞的，不但如此，他還……

林秀雲：他還怎麼樣？

大田義：（委屈）他還……（大聲）罵我奴才，追著打我。

玉知兒：（內）（高聲）哪個打你？

（玉知兒手持一把菜刀自下場門急上，進廳）

玉鈞兒：田義，哪個敢打你，快告訴我，我玉鈞兒跟他算帳。

大田義：（皺眉）玉鈞兒，家裡出了事，你就別攪和了。

玉鈞兒：（一怔）家裡出了什麼事？

林秀雲：玉鈞兒，相公得了瘋癲症了？

玉鈞兒：什麼？相公病了？他在哪兒呢？

大田義：現在也不知道相公哪兒去了。

林桂月：（六神無主）這使如何是好？

林秀雲：姐姐，我說，先把姐夫找回來要緊。

林桂月：是呀，是呀，找他要緊。

林秀雲：這麼著：田義，你去駐春院；玉鈞兒你往綱布莊，兩人分頭找，找到了無論如何也得把相公請回來。

林桂月：一定要他回來的，一定要他回來的。

玉鈞兒：就這麼辦，田義，你去駐春院，我去綱布莊，咱們分道揚鑣。

大田義：對了，正是這個話，咱們從此就「分道揚鑣」。

林秀雲：田義，別逗了，快去呀你們兩個。

林桂月：快去，快去。

（玉鈞兒、大田義出廳，分由上、下場門下）

林秀雲：姐姐，吉人自有天相，他們兩個很快就會找回姐夫來的，你要放寬心纔好。

（林桂月起立，悲從中來）

林桂月：秀雲，我的命好苦哇！……

林秀雲：姐姐，先回房去歇會兒吧。

林桂月：（嗚咽不止）秀雲，嗚呀！……（哭介）

（林秀雲攙扶林桂月自上場門下）

第五場

（田斌武、小田義分由上、下場門上，低頭疾行，至台口相遇，均一愕）

小田義：相公！

田斌武：你好快的腳程，你是去過馮員外府中回來了？

小田義：回來了，小的辦事不用催，辦起事來快如飛。相公，您這會兒打算往哪兒散心尋樂子去呀？
田斌武：我還散的什麼心、尋的什麼樂？這大好時光、大好興致，被你這個狗頭胡纏亂攪斷送了。

（玉知兒自下場門暗上，手持菜刀，乍見小田義和田斌武，愣住）

小田義：這麼說，是小的拙見打動了您的心、亂了您的套了？相公，您這邊來，我有好消息稟報。

（小田義將田斌武拉向一邊；玉知兒見狀起疑，忙閃躲偷窺）

田斌武：（不耐）你又來了。

小田義：（作神秘狀）相公，小的可真是料事如神，人家馮小姐打昨兒個晚上便茶不思、飯不想的盼著你今天光臨哩，

結果叫人家落個空，虧您還是個風流才子，多殺風景呀！

田斌武：這又如何？

小田義：您現在去一趟還來得及。

田斌武：不長進的東西。我且問你，那幅畫兒呢？

小田義：送到了。

田斌武：的確送到了。

小田義：是我面呈馮員外的。

田斌武：好，銀兩呢？

小田義：銀子在這兒，五十兩。

（小田義懷中掏出一錠銀子，正托在掌中掂著，玉知兒氣息，箭步上前，一手揚著菜刀，一手搶過銀子）

玉知兒：好哇，這回給我連個正著。

（田斌武大驚；小田義張惶失措，不斷打躬）

小田義：女大王饒命，女大王饒命。

玉知兒：（嘖嘖一笑）好了，別裝模作樣的了。（向田斌武施禮）參見相公。

田斌武：（鎮定）不敢。這位姑娘，朗朗乾坤，手持刀械，奪人錢財，你難道不知王法麼？

玉知兒：（打背供）看來老爺真的是瘋了。

小田義：（仗勢膽壯起來）呸！這個婆娘，你好大的膽子，當街搶劫，該當何罪，趕快還我的銀子還則罷了，如若不

然，將你送官究辦。

玉知兒：行了，相公患了瘋癲症，你也跟著瞎起鬧。你明天出遠門，託你外地給我捎兩塊布料回來，你推三阻四的說沒

錢，（張手亮出銀子）這錢是哪來的？我問你。（收銀入懷）

小田義：（滿頭霧水）你胡說什麼？你到底是誰？

玉知兒：別磨牙了，快點跟我一塊兒送相公回府吧，夫人等著相公回家吃中飯呢。

田斌武：慢來，慢來。這位姑娘，你說我患了瘋癲症？

玉知兒：（尷尬）相公，我……我隨口說着玩的。

小田義：你怎麼可以隨口咒我家相公？

田斌武：（對小田義）你這個奴才，也說我患了瘋癲症？

小田義：（一怔）沒有，相公，我沒有說。

田斌武：（對玉知兒）你要我回家陪夫人吃中飯？

玉知兒：是呀，是呀，相公這就回府吧！

田斌武：（對小田義）你也說我該回家陪夫人吃中飯。

小田義：（著急）相公，小的多早晚跟您說過這個話了？

田斌武：你二人言語分毫不差，豈能如此巧合？哦，是了，你們原是相識的。

小田義：我怎麼會認識這樣一個婆娘。

玉知兒：你不認識我？

小田義：誰認識你誰倒大楣。

玉知兒：你好狠的心啦，我說田義哥！

小田義：（詫異）哦！你怎麼知道我的名字？

玉知兒：我還知道你的外號叫「跟屁蟲」哩！

小田義：怪哉！怪哉！

田斌武：（氣惱）噢！我明白了。

小田義：相公明白何來？

田斌武：你這狗頭，來在福州，不過十日，卻交得這樣（指著玉知兒）一個「紅粉知己」，二人串通起來，一個假扮強

人，一個巧裝無辜，無非是想吞沒那五十兩紋銀；而後嚙，你二人言詞一般，俱都推說是我患了瘋癲，神智不

清，說話顛三倒四，不能作準，好用來作為你們抵賴的藉口。田義呀！小畜生！你叫我好惱！

（小田義急忙跪下，不停磕頭）

小田義：相公，相公，黑天的冤枉呀！

玉知兒：你還喊冤？不是你回去報信，我們怎會得知相公瘋了？起來吧，有冤枉回家向夫人申訴去。

（玉知兒一手揚起菜刀，一手提著小田義的耳朵，將小田義拖起走圓場）

玉知兒：（邊走邊回頭招呼）相公，回家，回家。

小田義：（驚懼）相公救命啦！相公救命啦！
田斌武：（連之）姑娘不可，這位姑娘不可。

（玉知兒、小田義走上場門台口）
玉知兒：好了，到了，進去見夫人吧！

（玉知兒拉小田義進門介，小田義被門檻絆個踉蹌，掙脫玉知兒；田斌武隨進，四顧茫然）
田斌武：這是何處？

小田義：（四下張望）是呀，這是什麼地方？你帶我們來這兒幹什麼？
玉知兒：相公，這是您的家呀，您不認識？

田斌武：哦，這是我的家，我有這樣一座富麗宏偉的宅院？
玉知兒：是呀，這就是田府呀！

小田義：巧咧相公，這家也姓田。
玉知兒：這家不姓田，你怎麼叫田義的？

田斌武：這位姑娘，你是這家的什麼人呢？
玉知兒：我是服侍您跟夫人的丫鬟呀！

田斌武：你叫什麼名字？
玉知兒：相公，你真的連婢子也不認識了？我是玉知兒。

田斌武：你叫玉知兒？（打量玉知兒）妙得很。
小田義：（打量玉知兒）好一顆小巧玲瓏的玉知兒，我還以為杵在我面前的是座大磨盤哩。

玉知兒：（羞嘆）你有完沒完？私底下說說也就算了，當著相公面也這樣取笑人家。
田斌武：田義，你和這位玉知兒千方百計將我引來這裡，究竟是何用意？

小田義：相公，您怎麼還不相信我？
田斌武：叫我如何相信你？此非久留之地，五十兩銀子我也不要了，我要走了。（作勢欲走）
小田義：相公，等等我。

（玉知兒搶先關上門，上門）
玉知兒：相公，好不容易把您給請回來了，您不能走。

田斌武：你請我來此地作甚呢？
玉知兒：夫人等您吃中飯，相公您忘了？

田斌武：不是我忘記，祇是我並非你家相公，故而這餐中飯啞，我是無福享受的。

玉知兒：好，您不是我家相公，我就稱您一聲「田先生」。我說田先生，咱們打個商量，您有什麼問題跟我家夫人當面說個清楚，好讓咱們做下人的有個交代，也免得這樣姜太太配樊梨花，七扯八拉的糾纏不清，倒不如痛痛快快，來個一了百了，田先生您看好不好？

田斌武：也好，我就見見你家夫人，與她說個明白。如此玉知兒。

玉知兒：在。

田斌武：帶路。

玉知兒：田先生請。

（玉知兒領田斌武、小田義圍場進廳）

玉知兒：夫人、雲姨，相公回來了。

林桂月：（內）官人！

（田斌武、小田義圍聲緊張，看向上場門。林桂月、林秀雲同上，行至馬門停住，作法疑狀）

林桂月：（注視田斌武）官人！

田斌武：（支吾）你……你……

（林桂月、林秀雲走近）

林桂月：官人，你回來了？

田斌武：（支吾）我……我……

林桂月：回來就好。官人請坐。

玉知兒：相公，請坐，請坐，您請坐呀。

田斌武：坐，坐，我坐下就是。（坐）

林桂月：（坐）田義、玉知兒，你們怎樣遇上相公的呀？

林秀雲：你們兩個又怎麼會碰在一塊的呢？

玉知兒：回稟夫人、雲姨，這件事說來話長，時候不早了，相公想必也餓了，待婢子和田義去廚房拾掇拾掇，好開飯了。

林桂月：酒菜早已備齊，你們快去擺下吧。

玉知兒：是。（朝小田義擠眼）過來。

（小田義不理）

玉知兒：過來。

小田義：（走近）幹什麼？

玉如兒：跟我去廚房，我有個好樣的東西給你瞧瞧。

小田義：免了吧！（回原位）

玉如兒：（故意大聲）田義哥，夫人吩咐你下廚房幫忙張羅中飯呢！

林桂月：田義，去呀！

田斌武：去吧！

小田義：相公，擱在這兒我不放心，我得在這兒侍候著。

田斌武：不妨事。

林秀雲：田義，相公有夫人和我照應，你忙去吧！

田斌武：去呀！

小田義：是。（走近玉如兒）你這個大磨盤，把我害苦了。

玉如兒：走。

（玉如兒推著小田義出廳，小田義向上場門走，被玉如兒喊住）

玉如兒：你往哪？又想開溜？我給你準備好一道私房菜，讓你去廚房先吃了，你倒拿腔做勢起來，泥菩薩拍胸口，你這
個沒心沒肺的東西。

（玉如兒提著小田義耳朵，自下場門下）

林桂月：官人店中往返奔忙，想必已然飢餓，且請暫歇片刻，少時便可用餐。

田斌武：（猛然起立）且慢。

林桂月：（一愕）官人有何話講？

田斌武：事關小生的清白，你們的名節，自然有話要講。

林桂月：（緊張，起立）官人何出此言？

田斌武：請問貴府敢是姓田？

（林桂月、林秀雲面面相覷）

林桂月：官人，你……你怎麼樣了？

林秀雲：姐姐，別急。（對田斌武）不錯，我們是姓田。

田斌武：巧得很，小生也姓田。

林秀雲：哦，你還知道你姓田？

田斌武：我又不是個瘋子，豈會自己的姓都不曉得的。

林秀雲：你不是個瘋子？我還以為你瘋得連自己的姓都不要了呢！

田斌武：這位小姐，請教芳名？

林桂月：（著急）官人，怎麼你連她也不認識了？她是我的妹妹林秀雲呀！

田斌武：原來是秀雲小姐，失敬了。

林秀雲：對我失敬不敬倒不打緊，要緊的是你對我姐姐不可太失分寸。

田斌武：是，是，是，（對林桂月）叨在同宗，小弟弟當尊稱一聲，「嫂夫人」。（一揖）

林桂月：（情急）官人！

田斌武：噯！並非姓田的男子個個俱是你的「官人」啦！

林桂月：（叫頭）官人啦！你你……是怎樣的了！（叫起）

（唱西皮倒板）官人說話，不中聽，

（轉西皮快板）聞此言，教妾身，羞愧莫名，

夫妻們，三年來，互愛互敬，

今朝你，不認我，所為何情？

田斌武：（接唱）聞此言，好叫我，心頭納悶，

無來由，我成了，你的官人。

玉釧兒，費心機，將我來引，

引進府，不放行，所為何情？

林秀雲：（接唱）

聞此言，不由人，胸懷忿忿，

我姐姐，她待你，義重情深。

駐春院，不過是，青樓紅粉，

戀野花，遠家花，你變了良心？

林桂月：（接唱）

官人你，莫不是，勞累過甚？

纔教你，心恍惚，意亂神昏。

田斌武：（接唱）

是爾等，不應該，把我錯認！

倒怪我，心恍惚，神志不清。

林秀雲：（接唱）

你絕情義，裝瘋癲，何須多論。

祇為那，駐春院，狐狸妖精。

林桂月：（接唱）

勸官人，多保重，調養要緊，

明日行，莫心急，且慢登程。

田斌武：（接唱）我明日，離福州，心意已定，
祇指望，少波折，順利成行。

林秀雲：（接唱）今夜晚你就該早早安寢，
莫去那駐春院耗傷精神。

田斌武：（接唱）似那等煙花叢荒淫之甚，
我豈能，入魔窟，玷辱斯文。

林桂月：（展笑容）好哇！

（唱西皮散板）喜官人，霎時間，幡然清醒，
望蒼天，並祖先，祐我家門。

林秀雲：好了，好了，扯了這麼半天，這檔子事就別再提了，想來姐夫也餓了，咱們吃飯去吧！
林桂月：官人，來呀！

（林桂月朝下場門先行，邊走邊回頭向田斌武招手；林秀雲殿後，邊走邊雙手趕著田斌武；田斌武夾在中間，
瞻前顧後，手足無措）

林桂月：來呀！

林秀雲：走吧！

林桂月：來呀！

林秀雲：走吧！

田斌武：（高聲）田義，田義，你在那裡？

小田義：（內）我在吃醋溜鯉魚。

田斌武：（懊惱）唉！

林秀雲：快點走吧，我的姐夫！

（林桂月等同下）

第六場

（田天賜上，走圓場）（手拿摺扇）

田天賜：（唱西皮搖板）店中諸事安排就。

明日放心作遠遊。
賢妻備下饑行酒，
急急返家莫停留。

(大田義於田天賜走圍場時快步自下場門上，遠遠見田天賜，大舒一口氣，一旁靜候。田天賜唱畢看見大田義，停住。大田義急急前施禮)

大田義：相公，總算是找到您了。

田天賜：田義，找我何事呀？

(大田義伸長脖子向上場門張望)

田天賜：你還找什麼？

大田義：相公，怎麼沒有看見玉如兒？她沒去店裡找您嗎？

田天賜：玉如兒？未曾去過店中呀！

大田義：這個大磨盤，瞎滾亂轉不知道轉去哪個方向了，辦不了一點正經事，真叫人生氣。

田天賜：你二人這樣急於找我，必有緣故，快講。

大田義：相公，夫人在家發瘋了。

田天賜：(大驚)你待怎講？

大田義：夫人聽說相公患了瘋癲症，她也急得快發瘋了。

田天賜：(一怔)我患了瘋癲症？

大田義：是呀，夫人一聽，趕緊打發小的和玉如兒分頭尋找相公，玉如兒往店裏找，小的往駐春院找，白跑了一趟，不

想在這兒碰上相公了。相公，您這會兒覺得好些了吧？

個小人，真是無法無天，無恥之尤。

大田義：(慄慄)相公，這等大事小的若是知情不報，那才是無藥可救了。

田天賜：怎麼，是你說我患了瘋癲症的？

大田義：(陪笑)嘿嘿嘿！相公，(打量田天賜)不過，這會兒您好了，看起來您全好了。

田天賜：休要在此花言巧語，哄騙於我，趕緊回家，免得夫人牽掛。這樁事兒，待我問得明白，再來教訓你這個奴才。

大田義：祇要相公您康泰無恙，不論您怎樣責罰，小的也是高興的。

田天賜：走哇！

(田天賜、大田義走圍場)

田天賜：（唱西皮散板）平地興起無風浪，

賢妻受驚掛心腸。

（田天賜、大田義走上台口，站住。田天賜抬頭看看，伸手推門，推不開）

田天賜：青天白日，為何將門緊閉？

大田義：待小的叫門。（敲門）開門，開門啦！（少頓，再敲）開門，開門啦！

田天賜：無人應門？

大田義：沒有。（再敲門）喂，裡邊快開門啦！

（玉知兒上）

玉知兒：（唸對）田義中飯吃得香，飲酒吃魚還喝湯。今天我那田義哥也不知道怎麼了，相公不對勁，他也跟著發瘋，

處處跟我過不去；不過，男人好對付，給他吃香喝辣他就服服貼貼的，瞧我田義哥，正埋頭苦吃，連說話的工

夫都沒有了。

大田義：（用力敲門）喂，快開門啦！

玉知兒：誰敢在我家大門外邊吵鬧鬧的？（對門外）你是誰呀？

大田義：相公回來了。

玉知兒：（打背供）今天說邪還真邪，門裡的真相公不認自己是相公，門外倒來了個自認是相公的假相公。（對門外）

喂，你聽著，我家相公正在後廳跟夫人飲酒作樂，你打著我家相公的名號，想騙我開門，你打的是什麼主意

呀？

（大田義、田天賜聞言相顧失色）

大田義：相公，您都聽見了？

田天賜：（點頭）玉知兒何出此言？

玉知兒：喂，你們還在那兒嘀咕什麼？再不滾開，等我真的開了門，我玉知兒就沒有你們好受的。

大田義：玉知兒，我是田義呀！

玉知兒：你們是一套不靈又一套。田義？我就正在廚房跟田義喝酒談心呢，你又跟我姑奶奶蹦出個田義來了。

田天賜：玉知兒，我是相公，我的說話你是聽得出來的。

玉知兒：唱小生的嗓音都差不多，少來矇我。

田天賜：（氣惱）真正豈有此理。

大田義：玉知兒，你倒是開門不開門？

玉知兒：想我開門？門兒都沒有。

大田義：你真的不開？我可要撞開了。

玉如兒：青天白日、朗朗乾坤，你敢撞門？你難道不怕王法麼？

田天賜：田義，且慢。（對門內）玉如兒，我來問你，你家夫人現在何處？她在做些什麼？

玉如兒：剛才我不是說過了，夫人在後廳正陪相公飲酒作樂呢。

田天賜：那雲姨呢？

玉如兒：（打背供）喲，他還知道咱們家有位雲姨，事先打聽得可真清楚。（對門外）雲姨也在一旁作陪呀。

田天賜：我再問你，與她們二人飲酒作樂的男子，他果真是你家相公？

玉如兒：你這個人問得好不應該，他不是我家相公，難不成是個野男人？

田天賜：（變色）好惱！

大田義：相公，讓我撞開門，打進去。（挽袖子）

田天賜：（忙搖手）休得鹵莽。

大田義：相公，說什麼蟹黃蛋黃羹，如今給您吃的是閉門羹，這道菜您吃得下嗎？

田天賜：想你家夫人不是這等樣人，內中定有蹊蹺；何況此事不可外揚，鬧將起來，光天化日之下，街坊鄰居看了成何

體統。

大田義：這該如何是好呢？

田天賜：也罷，且往駐春院走走。

大田義：去駐春院？這會兒？

田天賜：我也來他個飲酒作樂，排遣排遣我的悶氣。

大田義：那我呢？跟不跟？

田天賜：跟了來吧！（甩袖，決然自上場門下）

大田義：想不到我這個跟屁蟲今天跟進溫柔鄉了。（對門內）我說門裡頭那個大磨盤給我聽著，我們走了，在廚房陪你

喝酒談心的那個替死鬼，代我說一聲謝謝他了。

玉如兒：（楞住）怎麼外面那個傢伙也叫我「大磨盤」？（悲從中來）這都是田義哥，沒安好心眼，四處宣揚，人家掏

心掏肺的待他，他反倒恩將仇報，讓眾人當笑話看。唉！沒法子，遇人不淑，真是自古紅顏多薄命啊！

（玉如兒顧影自憐，低頭用手帕拭淚。田斌武、小田義躡手躡腳上，見玉如兒，停住。小田義示意田斌武開

門；田斌武輕步繞過玉如兒；玉如兒察覺，抬頭，田斌武一驚）

田斌武：（陪笑）玉如兒，你，你的醋溜鯉魚，好，好得很啦！

玉如兒：謝謝相公誇獎。相公，您用過了？

田斌武：用過了，酒醉、菜飽。玉知兒，你在此作甚呀？

玉知兒：相公有所不知，剛才外面有兩個混混想冒充相公進來爲非作歹，被婢子給攆跑了。

田斌武：豈有此理，田府上的相公豈是隨便什麼人可以冒充得來的麼？待我開門看過。

玉知兒：（緊張）相公，他們走遠了，看不見了。

（田斌武不理，逕自走向大門；玉知兒正欲上前阻止，被小田義從身後攔腰抱住）

玉知兒：（奮力掙扎）你幹什麼？你幹什麼？

（田斌武拔下門門，開門，跨出門）

玉知兒：（高聲）夫人、雲姨，相公逃跑了。

小田義：夫人、雲姨喝醉了，你不用喊了。

（小田義鬆開玉知兒，奪門而出，回身關上門，雙手抓緊兩個門環，使勁往外拉；玉知兒奔上前，兩手抓緊門框，使勁往內拽，二人相持不下）

小田義：（回頭）相公，快走哇！

田斌武：你呢？

玉知兒：田義哥，你也瘋了？夫人會打斷你的腿的。

小田義：相公，您快走，小的隨後就會跟上去。

田斌武：跟屁蟲，你是要跟定的呀！（急下）

小田義：（頻頻回頭）相公，快，走快點。

玉知兒：（高聲）田義哥！田義哥！你別走。

小田義：（突然鬆手）去你的！（急下）

（小田義冷不防一鬆手，門大開，玉知兒站不住，往後踉踉兩步，跌成四腳朝天，但掙扎著爬起來，怒容滿面，衝至門口，向外瞪視，人已去遠不見。）

玉知兒：跟屁蟲田義，臭田義，你好狠的心，幸好我是個大磨盤，若真是顆玉知兒，不就被你給摔碎了嗎？（用力關門，走往下場門）（高聲）夫人、雲姨，大事不好了，相公又去駐春院了。（下）

第七場

（田立安上）

田立安：（唱西皮搖板）二月田頭風光好，

千頃新禾似綠濤。

春耕辛苦秋收豐飽，

少年勤奮老來逍遙。

（白）老夫，田立安，久居郊外田莊，甚少城中走動，祇因二房侄兒天賜，明日前往蘇杭，路途遙遠，往返頗需時日，也不知他的家事、店務安排停當否，心中十分掛念，不免前去探望一番。

（唱西皮散板）步履輕健不覺老，
賢任家中走一遭。（下）

第八場

（田斌武、小田義急上）

小田義：相公，相公，不用跑了。

（田斌武、小田義停步）

田斌武：（大口喘氣）玉鉤兒追不上了？

小田義：相公從未有過像今天跑得這麼來勁的，玉鉤兒那點能耐趕得上您啦。

田斌武：趕不上，我就放心了。

小田義：相公，折騰這麼老半天，夠您受的了。

田斌武：有如噩夢一場，心有餘悸。

小田義：可話又說回來，今天的午宴，您還滿意吧？

田斌武：（搖頭晃腦）嗯！秀色可餐，秀色可餐。

小田義：你是說那位田夫人？

田斌武：田夫人端莊嫻靜，知書達禮，大家風範。

小田義：雲姨呢？

田斌武：那秀雲小姐麼？嬌嬌嫵嫵，聰慧伶俐，可人也！

小田義：餐桌上您跟雲姨有說有聊的，你們都聊些什麼？

田斌武：琴棋書畫，無所不談。

小田義：相公倒真是交上了一位「紅粉知己」了。

田斌武：祇是她們強將你我認做親人，這般行徑，令人費解。

小田義：相公，咱們不會是遇上了千年妖精吧？說不定那座宏偉華麗的宅院祇是一片廢土堆；這會兒細想想，還真叫人心裡有點發毛呢！

田斌武：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避之為宜。田義！

小田義：相公！

田斌武：速速回轉四海居，收拾行囊，趕往江邊，如有便船，即刻遠離這不祥之地。

小田義：三十六計，走為上策。

田斌武：我是不要再做這樣的夢了。

（田斌武、小田義將舉步，小廝手持摺扇自下場門上，與之相遇）

小廝：這位不是田老爺嗎？

田斌武：不錯，我姓田。

小廝：（施禮）參見田老爺。

田斌武：你是何人？

小廝：小的是三友堂的小夥計，小的東家得知田老爺明天一早出遠門，特地差小的將這把趕工裱裝好的摺扇送去貴

府，也好方便田老爺路上使用，不想在這兒遇上田老爺了，這就請田老爺收下。（雙手奉上摺扇）

（田斌武、小田義同感詫異）

田斌武：這個……

小田義：相公，收下吧！

（田斌武接過摺扇）

小廝：多謝田老爺。小的代東家稟告田老爺：工錢不急，慢慢算。小的這就告退回店裡去了。（低頭垂手，靜候下文。）

小田義：你回去吧！

小廝：（施禮）田老爺還有別的吩咐沒有？

小田義：沒事，你可以回去了。

小廝：（施禮）小的祝田老爺一路順風，萬事大吉。不知道田老爺還有沒有別的吩咐，小的在這兒恭候著呢！

小田義：（不耐）不是告訴你了，沒事。

田斌武：代我多謝貴東家，你快快回去吧！

小廝：是。（打背供）一尺木頭劈四開，真不夠大方，連個賞錢都不給，有錢人就是這樣才會有錢的。

(自下場門下)

田斌武：田義，我又在作夢了？

小田義：相公，瞧瞧，您這場夢裡頭又有什麼好樣的。

田斌武：(打開摺扇觀賞)象牙爲骨，綵綾爲面，這柄摺扇名貴得很。

小田義：名貴得很。

田斌武：雅致得很。

小田義：不在話下。

田斌武：(細看扇面，突然緊張)哎呀田義呀！

小田義：(一怔)相公，怎麼了？

田斌武：你來看。

(小田義挨近看摺扇)

田斌武：(指扇面)看這落款——林秀雲。

小田義：(驚喜)咦，這不是那位雲姨的芳名嗎？這幅畫是她畫的？

田斌武：(驚喜)定然是她，非她不可。

小田義：怎見得？同名同姓也是有的。

田斌武：不是她，還有哪個畫得出這樣一幅超凡脫俗的牡丹圖來？「落盡殘紅始吐芳，佳名喚作百花王。」牡丹，乃花

中之王；畫這牡丹的人兒麼——

小田義：也是花中之王。

田斌武：照哇！(將扇交小田義)先將扇子收起，再作道理。

小田義：(接扇，插在袋內)可惜祇是夢一場，真糟哇！

(田立安上)

田立安：(遙指田斌武)賢侄慢走。

小田義：相公，那邊有人叫您賢侄哩。

(田立安走近)

田斌武：(收起摺扇，向田立安施禮)這位老丈喚我？

田立安：(一愕)且慢，賢侄，你對我是怎樣的稱呼？

田斌武：老丈啊！

田立安：(不悅)大膽，你怎麼稱起我「老丈」來了？

田斌武：（滿頭霧水）我，稱呼錯了麼？

小田義：這位老先生，你怎麼開口就罵人啦？我家相公不該稱你一聲「老丈」，你卻可以一廂情願的把他做了你的「賢任」，相公，您認識這位老先生？

田斌武：不相識。

田立安：（大驚）怎麼，賢任，你不認識我？

田斌武：今晚生眼拙，以前未曾見過。

田立安：田義，你也不認識老夫？

（田斌武、小田義同表錯愕）

小田義：相公，又有人知道我叫田義，想我田義竟然成了名滿福州的風雲人物了。

田斌武：這位老丈，你我素不相識，想必是你錯認了。

田立安：（打量田斌武、小田義）你們主僕二人，今日是怎麼樣了？

小田義：我們沒怎麼樣呀！

田立安：你們二人對待老夫如此傲慢，全不顧尊卑長幼之禮，是何用意？

小田義：老先生，你別在這裡倚老賣老的教訓人，我家相公尊稱你一聲「老丈」，還不夠禮貌的？

田立安：（生氣）放肆！我與你家相公說話，你這個狗奴才怎麼在一旁絮絮叨叨講個不停，還不與我滾了下去。

小田義：你怎麼又罵人啦？

（小田義欲衝向田立安，田斌武急阻止）

田斌武：不可。（向田立安施禮）不价不會講話，還望老丈海涵。

田立安：（生氣）你還是口口聲聲的「老丈」；我是哪個，你不相識？你，莫非患了瘋癲症了麼？

田斌武：（變色）田義，怎麼又有人說我患了瘋癲症？

小田義：您啦，又掉進一個噩夢了。

田斌武：田義，糾纏下去，不勝其擾，快走，快走，快快遠離這個不祥之地。正是：噩夢連三場。

小田義：拔腿走為上。

（田斌武、小田義急下）

田立安：看這兩個奴才，舉止失常，言語乖謬，教人好生納悶，莫要橫生事端才好，待老夫追了上去。（急下）

第九場

(小廝自上場門上)

小廝：(唸詩)今天真晦氣，遇上鐵公雞，賞錢沒撈著，白作許多揖。打恭作揖，為的是幾個賞錢；一口一聲老爺，也是為的幾個賞錢，沒想到遇上隻鐵公雞，一毛不拔，落了場空歡喜。一錢如命，為富不仁，斤斤計較，重富欺貧，這等人，叫人瞧不起，我這堂堂七尺之軀，怎能與你一般見識？不給？不給算了，老子不在乎那幾文臭錢；你再給，老子還不要了呢！走，回店裡去。(走向下場門，走幾步停住)慢著，這麼快回店去幹麼？扇子中途送出去了，省了一半路程，回店還早，何不拐去對街那個市集逛逛，散散心，就是這個主意。(回頭往市場門走)逛市集，若是有那幾文賞錢，不就更有意思了！(抬頭，愣住，往前注視)怎麼是他們？他們怎麼往這兒來？莫非是良心發現，追著來要補給我賞錢？等等。

(田天賜、大田義上)

田天賜：(唸對)家宅門緊閉。

大田義：(接唸)自己進不去。

小廝：(趨前施禮)田老爺！

大田義：喂，你怎麼攔路擋道？想討錢？

小廝：小的，小的不敢開口討，看田老爺的恩典。

大田義：臭要飯的。

田天賜：你怎樣知道我姓田？

小廝：(大驚)您不姓田？是小的認錯人了？您不是田老爺，何以那把摺扇您又照收不誤呢？

田天賜：你說的什麼摺扇？你何時交給我摺扇的？

大田義：呔！叫花子也要有叫花子的格，討錢可以，你怎麼訛詐起人來了？

小廝：(著急)這位老爺，明明小的把那把摺扇送到您手上的，才剛轉身的事，您怎麼就忘了？

田天賜：(沉吟)「田老爺」？「摺扇」？(看手上扇子)(對小廝)我且問你，你是何人？

小廝：小的剛才稟告過了，小的三友堂的小夥計，奉了敝東家之命，送一把摺扇去田府，剛才小的該死，錯認您是

田老爺才把那把摺扇送交給您了。(不斷作揖)這位老爺，求求您賜還小的那把摺扇吧！

田天賜：我正是田老爺，一柄摺扇交與三友堂裱裝也是有的，祇是我並未收到你送來的摺扇呀！

小廝：您是田老爺？小的沒認錯人？您手上正拿著摺扇，田老爺，您就是我的天老爺，天老爺開恩，還小的摺扇吧！

田天賜：(不耐)呃！我幾時收到你的摺扇？你怎麼要起無賴來了？

大田義：相公，想必是摺扇裱裝好了，三友堂老闆命他送去咱們家，他半路給弄丟了，交不了差，就賴上咱們了，您看？

田天賜：定然如此。

小 廝：（下跪磕頭）田老爺！田老爺！可憐可憐小的吧，您不能這樣昧著良心講話呀！

田天賜：想我那柄摺扇，十分名貴，被你失落，痛心已極；而你，非但一無愧歉之意，還來說詐於我，說我有昧良心，來，隨我三友堂理論。

小 廝：（惶急）田老爺，我不要跟你們一塊回去。

田天賜：田義，駐春院不去了，轉往三友堂。

大田義：（仲手欲拉小廝）走吧！

（小廝扭身逃脫，下）

（大田義欲追下，被田天賜喊住）

田天賜：田義，無須追趕，確定摺扇的下落要緊，速往三友堂去看。

（田天賜、大田義急下）

第十場

（田恭上自下場門上）

田恭上：（唸對）獨在異鄉為異客，眼前盡是陌路人。老漢，田恭上。進得店來，皆因一路奔波，甚感疲累，本想和衣假寐，歇息片刻，無奈有事掛懷，久久不能成眠，適纔用餐已畢，且辦正事要緊。有請店家。

店 家：（內）有，有。

（店家自下場門上）

店 家：（進門，施禮）田老先生！有甚麼吩咐？

田恭上：店家，老漢有一事相煩。

店 家：不敢，您儘管吩咐。

田恭上：店中可有筆硯？

店 家：現成的。

田恭上：大紅牋紙？

店 家：買也很方便。

田恭上：如此甚好，待老漢多書告示，還請店家替我通衢要道張貼。

店 家：這好辦，叫一名夥計，替您在大街小巷，人多的地方張貼起來。

田恭上：老漢多把銀錢。

店家：多謝田老先生。敢問田老先生，您四處張貼告示，爲的什麼事？

田恭上：尋親。

店家：哦，尋找親人？

田恭上：正是。

店家：但不知要找的是您什麼人？

田恭上：我的兒子。

店家：哦，您找您的公子。（一頓）那他也姓田？

田恭上：（失笑）那個自然。

店家：令公子離開您老人家有多久了？

田恭上：已有三載，杳無音信。

店家：他外出是求取功名還是經營買賣？

田恭上：尋親。

店家：哦，也是尋找親人？

田恭上：找尋他的母親。

店家：是，是，是。（打背供）有這麼巧的事嗎？待我再仔細問問。（對田恭上）請教田老先生，貴鄉可是溫州？

田恭上：是呀，店家怎麼知曉？

店家：令公子今年二十有三？

田恭上：（一楞）不錯。

店家：他可是寫得一手好字，畫得一筆好畫？

田恭上：（緊張，注視店家）有的。

店家：這位公子，他長得是玉樹臨風，美如冠玉，神采飄逸，一表人才。

田恭上：（逼近店家）你，你見過他？

店家：他還有名隨從，長相和小的有相同之處，有張腰子臉。

田恭上：（突然抓起店家一手）那是田義。

店家：田老先生，令公子他、他、他的大名就是田、斌、武？

田恭上：（激動）你，你認識他？

店家：他也住在這間店中。

田恭上：人在哪裡？人在哪裡？（左右慌張走動，不知所從）

店家：田老先生，來不及了。

田恭上：（震住）此話怎講？

店家：事情真不湊巧，令公子主僕二人在小店住了十天，就在不到半個時辰之前，他們走了。

田恭上：（大驚）哦！他們走了？

店家：走了不久。

田恭上：走去哪裡？

店家：去往江邊，如有便船，今天就會離開福州。

田恭上：江邊在哪裡？

店家：江邊在東面。

田恭上：東面在哪裡？

店家：正對店門，就是東面。

田恭上：（急急撩袍、出門）找我兒子去了哇！（自上場門急下）

店家：（追上兩步）田老先生！田老先生！跑得還真快。想田老先生，人生地不熟，如何去找？（一頓）有了，不如

多派兩名夥計，趕去江邊協助尋找，或許還來得及。今天若是找不回田相公，田老先生怕的是會得瘋癲症了。

（下）

第十一場

林桂月：（內）賢妹呀！

（林秀雲攙林桂月上）

林桂月：（唱二黃慢板）無緣由天降下一場橫禍，

好一似江心船驟遇風波，

嚇得我膽顫驚魂少魄，

秀雲妹全仗你應對張羅。

林秀雲：姐姐，你先坐下。

（林秀雲扶林桂月至椅子前）

林桂月：（抽泣）喂呀……

林秀雲：姐姐，事情已經這樣了，急也沒用，你先坐下，我來想法子。

林桂月：（坐）秀雲，我是方寸已亂，你要拿個主意才好！

林秀雲：無論如何，總得再把姐夫和田義找回來。

林桂月：你我女流之輩，要往哪裡去尋，哪裡去找？

林秀雲：這回就算找到他們，恐怕連玉知兒也沒法子再強行將他們押回來了。

林桂月：這便如何是好？

林秀雲：有了，姐姐，立刻打發玉知兒往綢布莊走一趟，店裡年輕小後生有的是，再加幾個幫手，分頭去找，找到了即

使是五花大綁也要把他們綁回來。

林桂月：如此甚好，玉知兒呢？

林秀雲：剛才我還看見她一個人坐在前院的台階上生悶氣，我去瞧瞧。（出廳）

（田立安於林秀雲出廳同時急上）

田立安：（抬頭一看）到了到了。

（田立安進門，恰與林秀雲相遇；林秀雲驚喜，忙上前見禮）

林秀雲：參見大伯父，大伯父請進。

田立安：且慢，天賜、田義可曾回來？

林秀雲：沒有。

田立安：我一路追趕這兩個奴才，追至一處巷口，轉眼不見蹤影，不知逃往哪裡去了。

林秀雲：大伯父遇見他們兩個了？大伯父，他們兩個瘋了，我姐姐急得六神無主，坐立不安。

田立安：我知道了，前廳敘話。

（田立安、林秀雲進廳；林桂月大感意外，忙起立）

林桂月：大伯父來了，請坐。

（田立安坐）

林桂月：（悲從中來）大伯父，喂呀……

田立安：桂月休要驚慌，大家商量定個主意就是。

林秀雲：姐姐，大伯父遇見姐夫和田義了。

林桂月：（緊張）請問大伯父，他們現在哪裡？

田立安：溜走了。我卻要問，天賜近日情況如何？何以變得這般行爲乖張，語無倫次？

林秀雲：回大伯父，我姐夫這幾天忙著料理去蘇杭的事情，一點也看不出有異常之處，祇是今天忽然不對勁起來，不但

行爲乖張，語無倫次，最令我姐姐傷心欲絕的是他竟然不要這個家、不認我姐姐這個妻房了。

林桂月：大伯父，他一定是中了邪了。

田立安：真乃家門不幸。

林桂月：（哽咽）還請大伯父作……作主呀！

田立安：爲今之計，速速將那兩個奴才找了回來再作道理。

林秀雲：大伯父，依侄女兒之見，快快通知綱布莊，多派人手，分頭去找，您看怎麼樣？

田立安：料來天賜別無去處，必然前往綱布莊，待我循此途徑，一路追訪下去，到得綱布莊，倘若仍無二人消息，再依

秀雲之計而行便了。

林桂月：有勞大伯父。既然有大伯父一路尋訪，桂月也是要隨行的。

田立安：怎麼，你要隨我而行？

林桂月：大伯父成全。

林秀雲：稟告大伯父，我姐姐心急如焚，恨不得馬上見到我姐夫，教她在家枯等消息，她如何坐得住？好在一路有侄女

兒陪伴照應，諒無大礙。您看可好？

田立安：你也要同行？好，祇是家中無人看守。

（林秀雲行至廳門口，向外兩邊張望）

林秀雲：（高聲）玉鉉兒！玉鉉兒！

玉鉉兒：（內）來也！（哭聲）嗚呀……

（玉鉉兒上）

玉鉉兒：（唸對）雙日本來如銀杏，而今哭得像胡桃。（進廳，施禮）叩見太太老爺。

田立安：罷了。

林秀雲：玉鉉兒，太太老爺領了夫人和我去找回老爺和田義，你好好看家。

玉鉉兒：我也要去。

田立安：你留在家中看守門戶。

玉鉉兒：求求太太老爺，讓婢子也跟了去，家裡關上大門，不會有事的。（轉向林桂月、林秀雲施禮）夫人、雲姨，田

義下落不明，婢子整個人就像烏龜掉進了缸裡頭，轉圈碰壁，給困死了。

林桂月：大伯父，玉鉉兒心中也是好苦哇！

林秀雲：大伯父，倘若碰上我姐夫和田義不講道理，不肯就範，玉鉉兒跟了去，對咱們來說，可是多了一個得力的幫

手。

田立安：如此快馬加鞭，走哇！

(田立安等魚貫出廳、出大門)

田立安：隨我來。(下)

林秀雲：玉知兒，大門關好，跟了上來。

林桂月：玉知兒，你要快來呀！嗚呀！……

(林秀雲攙林桂月下)

玉知兒：(關上大門)這還是咱們家頭一遭——傾巢而出。(作武生亮相架式下)

第十二場

田恭上：(內)兒啦！

(田恭上上，走圓場)

田恭上：(唱高撥子搖板)忽聽得我兒有音信，

半喜半憂往前奔。

喜的是，我兒行蹤，終有音信；

憂的是，追趕不及，空歡欣。

造化弄人，教我真愁悶，

莫再折磨我這白髮人。

急走忙行江邊近。

(田天賜、大田義急上；田恭上被絆倒，吊毛落地；田天賜上前攙扶)

田恭上：(接唱)這一跤跌壞了老朽身。

田天賜：(關切)老丈怎麼樣了？

(田恭上抬頭，面對田天賜目瞪口呆，雙手抓緊田天賜，慢慢起立)

田恭上：(激動)兒啦！我趕上你了！我趕上你了！

(田天賜、大田義面面相覷)

田恭上：兒啦，感謝蒼天，你我父子相聚了。

田天賜：(鬆開田恭上之手)老丈，你認錯人了。

田恭上：(一怔，打量田天賜)我未曾認錯你，是你不認識為父的了。

田天賜：我本來就不認識你呀！

田恭上：兒啦，為父的三年望你想你，半載的奔波勞頓，人變老了，鬍鬚更白了，莫怪你不認識我了。

田天賜：老丈，你我素昧平生，何來的什麼三年、半載？

大田義：這位老人家，你認錯人了，你要找你兒子趕快別處找去吧！

田恭上：（再次打量田天賜和大田義）你們兩個皆不認識我？

田天賜：不認識。

大田義：咱們壓根兒就沒見過。

田恭上：如此說來，兒啦，你是拿定主意不認為父的了？

田天賜：老丈，你叫我從何認起呢？

田恭上：（恍然大悟）哦！我曉得了，我明白了哇！

田天賜：老丈明白何來？

田恭上：你在外鄉發跡了？富貴了？你怕我這個窮酸的老頭兒玷辱你了？拖累你了？

田天賜：（啼笑皆非）此話從何說起？

大田義：慢著，相公，聽這老頭兒言來語去的，是不是在打您的主意？

田天賜：什麼主意？

大田義：他口口聲聲說是您父親，莫非是想給您安上個不孝的罪名，詭詐幾文錢花花？

田天賜：（大驚）怎麼，又是一樁詭詐？田義，不要與他糾纏，快走，快走。

大田義：快點走哦！

田恭上：兒啦！

（田天賜、大田義跑圓場；田恭上退之）

田恭上：（邊跑邊唱高撥子搖板）湛湛青天不可欺，

人間百善孝第一。

利令智昏兒切記，

早早醒悟莫遲疑。

（田天賜、大田義急下）

田恭上：兒啦！等等為父的，為父的年紀老了，跑不動了哦！（急下）

第十三場

(田斌武上；小田義背包袱隨上)

田斌武：(唱西皮搖板)辭別了店主東江邊前往，

主僕們走天涯行色匆忙。

今日事多荒謬令人迷惘，

避凶地免禍災且奔他方。

林桂月：(內)官人！

田斌武：(停步，凝聽)田義，隱約之間，依稀有呼喚「官人」之聲傳來，怕是我心有餘悸，音由幻境而起。

小田義：相公，小的也聽見了。

田斌武：你也聽見了？

林桂月：(內)官人，慢走！

玉鈞兒：(內)田義哥，等等我！

(田斌武、小田義聞聲毛骨聳然)

田斌武：(輕聲)田義！

小田義：(輕聲)相公！

田斌武：陰魂不散。

小田義：她們會跟了上船去闖清嗎？

(田斌武、小田義不約而同回頭望向上場門，臉色大變)

小田義：我的媽吔！一大夥人追來了。

田斌武：田義，快逃。

(田斌武、小田義跑圓場；田立安、林秀雲攙扶林桂月、玉鈞兒急上，追之)

林桂月：官人慢走……官人慢走……

玉鈞兒：田義哥……田義哥……

(田斌武、小田義急下；田立安等追下)

第十四場

余氏：(內唱二黃導板)別夫君，失姣兒，二十餘春。

(余氏上)
余氏：(叫頭)夫君！姪兒！

(轉唱迴龍)到如今，直落得，風燭殘年，孤苦伶仃，不由人與悲傷情。
(轉二黃慢板)自那年遭變亂離鄉背井，

從此後全家人各奔前程。

可憐我一路貧病交困，

可憐我一孤老舉目無親；

我好似浮萍草飄泊不定，

我好似喪家犬歸依無門。

五年前流落至福州府境，

蒙師太收容我才得安身。

(白)老身余氏，寄食這靜竹庵已有五載，就在庵中後菜園內，種得幾壟青菜蔬果，每日驅蟲除草，澆水施肥，收得菜蔬，以供庵中食用。看時近午後，且往園外小溪提水澆菜便了。(提水桶，開園門，出門)

(田斌武、小田義急上，見余氏，停步)

田斌武：(施禮)這位老媽媽，行個方便吧！

余氏：二位何事？

田斌武：後面有一群瘋子追來，請借貴處一避。

小田義：老太太，我們兩個若是被他們逮到，那就入了十八層地獄了，阿彌陀佛，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哇老太太。

余氏：隨我來。

(余氏等入園。余氏放下水桶，開門上門)

田斌武：多謝老媽媽。

(田立安、林桂月、林秀雲、玉知兒急上)

田立安：就是此處。

玉知兒：對，對，我看見他們進去的。

林桂月：(高聲)官人！官人！是我呀！

余氏：(對田斌武)是你夫人來了。

田斌武：我不是她的丈夫，她是個瘋子。

田立安：(對著園門)門內哪位主事，請開門。

(田斌武對余氏不斷搖手，示意莫開門)

玉知兒：(敲門)喂，開門，開門。

林桂月：玉知兒，佛堂聖地，不可如此。

田斌武：老媽媽，你要相救呀！

小田義：老太太，好人做到底破！

余氏：二位有所不知，我若執意不肯開門，他們可由正門而入，驚動了師太，老身擔待不起；二位且往裡間暫避，此

處交由老身應對也就是了。

田斌武：多謝了。

(田斌武、小田義下。余氏開門)

余氏：列位久候了。

田立安：請問這位老媽媽，適纔可有兩個後生進入庵中？

余氏：有的。

林秀雲：老媽媽，他們兩個患了瘋癲症，會出事的。

林桂月：他們有病需要調養，還望老媽媽成全。

余氏：他們道是你們一群瘋子；你們又說他們患了瘋癲症，這倒叫老身為難了。

田立安：老媽媽，依你看來，我等可是誑騙欺罔之輩？

余氏：好，待我進去問個明白。

(田天賜、大田義急上；大家照面互為一愕)

玉知兒：相公和田義會上適啦？怎麼剛進那個門(手指圍門)，眨眼工夫又打這邊跑來了？

余氏：他們是穿過佛堂，出了正門，繞過圍牆而來的。只是才說不見你們，怎麼他自己又跑了出來。

田天賜：(向田立安施禮)參見大伯父。大伯父，娘子，你們來在此地，所為何事呀？

林桂月：大伯父與我們爲了追你而來，你怎麼就忘懷了？官人休要多言，快隨我們回家去吧！

田天賜：(不解)我與田義，何用你們追趕？你們看，(手指上場門)追趕我的是哪一個。

(田立安等望向上場門)

田恭上：(內)小畜生休走。

(田恭上急上，田立安等大愈驚奇。田恭上與余氏面對，二人呆住)

田恭上：(微顫)你——

余氏：(微顫)你——

田恭上：你是余氏？

余氏：你是田恭上？

（田恭上與余氏同時奔向對方，相拉而泣）

田恭上：（同時叫頭）娘子啊！

余氏：（同時叫頭）官人啊！

余氏：（拭淚）官人，你是怎麼也來在福州的呀？

田恭上：（指田天賜）我是尋找這個不孝的畜生而來的。

余氏：他是何人？

田恭上：他就是我的兒子斌武。

（田立安等緊張，注意田恭上）

余氏：（對田天賜）斌武，我是你的母親啦！

田天賜：老媽媽，我不叫斌武，這位老丈他認錯人了。

田恭上：（對余氏）娘子，這個畜生，三年之前，帶了田義，外出找尋於你，原是一片孝心，誰知這三年他發跡了，富

貴了，竟然不認父母了。娘子，這個兒子我不要了，我們還有一個學生的兒子呀，他在哪裡？

余氏：（悲從中來）嗚呀！……

田恭上：娘子休要悲傷，慢慢道來。

余氏：官人，那年家遭變亂，是妾身帶了斌武、田忠逃往他鄉，一路上饑寒交迫，遇一男子搭救，不料那男子居心叵

測，向我逼婚，我連夜再攜二子逃脫。祇是，那時我身無分文，又染重病，惟恐這一病不起，丟下那兩個孩

兒，如何是好？萬般無奈，祇得留下血書，將他們置於路旁，冀望有過往的善心人士見憐，收留他們。至於妾

身麼，（傷心）就……就投江自盡了。

田恭上：（著急）娘子，你莫要自盡呀！

余氏：投江有人相救，祇是這自盡不成，前景茫茫，妾身何去何從？

田恭上：你就該回轉溫州才是，也免得卑人日夜盼望。

余氏：無力保全田家根苗，教我有何面目去見官人？爾後妾身便四處流落，乞討度日，五年之前，來到福州，幸遇這

靜竹庵妙音師太收容，才得安身。

田恭上：娘子受苦了。

田立安：（打背供）這便是了。（對田天賜）賢侄，你父那年在往蘇杭辦貨途中，拾得兩個娃兒，一名田斌文，一名田

忠。你父膝下無嗣，乃收斌文為子，為感念天賜麟兒，改名天賜；家中本有一僕，名叫田忠，才將拾得的田忠

改名田義，事到如今，已有二十餘年，你明白了？

大田義：（手足無措）還有這檔子事？

田天賜：（突然向田立安跪下磕頭）多謝大伯父明示。

田立安：還不快快拜見你生身爹娘？

田天賜：（同時向田恭上、余氏跪下）叩見爹娘。

林桂月：（同時向田恭上、余氏跪下）叩見爹娘。

余氏：（激動）我兒，媳婦，起來，起來。（攙起田天賜、林桂月）

田恭上：（欣慰）這就好了，這就好了。

大田義：（向田恭上、余氏磕頭）叩見太老爺，太夫人。

余氏：（欣喜）田忠少禮。

田恭上：田忠，你也有個戀生兄弟，他叫田義。

大田義：（起立，驚訝）小的也有個戀生兄弟？這二十多年，我不但跟我兄弟同姓，我還跟他同名哩。

林秀雲：（向田恭上、余氏施禮）參見田伯伯，田伯母。

余氏：不敢，這位姑娘如何稱呼？

林桂月：母親，她是舍妹林秀雲。

余氏：原來是林小姐，好一個標致的姑娘，倘若斌武現在身旁，我是要替我的兒子求親的。

（林秀雲羞答答；田立安等大笑）

玉知兒：（向田恭上、余氏施禮）拜見太老爺，太夫人。

余氏：罷了，這位姑娘又是如何稱呼？

玉知兒：婢子玉知兒。

余氏：好個富泰的姑娘。

玉知兒：多謝太夫人誇獎，還是太夫人識貨。

田立安：（對田恭上）老夫田立安，恭喜老弟台。

田恭上：多謝宗兄助我父子相認。

田立安：老弟台，若是老夫猜得不差，你還有個兒子就在這後菜園中。

田恭上：此話怎講？

余氏：（點頭）此話有理。官人，你且喚來。

田恭上：待老漢一試。（朝園內高聲）斌武哪裡？

田斌武：（內）哦——

（田斌武、小田義急上）（斌武此時必另有人扮，服裝相同。）

田斌武：（驚訝）怎麼有我爹爹喚我？

小田義：是太老翁在喊您呢！（小田義亦另有人扮）

田恭上：（瞥見田斌武，激動）斌武！

田斌武：（奔出圍門，向田恭上跪下）爹爹！

（田恭上抱住田斌武拭淚）

（小田義出圍門，與大田義面對，二人配合動作擺姿勢，互相對照，如同照鏡子般）

田恭上：兒啦，為父的終於找到你了，快來見過你的母親。

田斌武：（膝行至余氏前）母親！

余氏：（拉起田斌武，擁入懷中，飲泣）兒啦！……

小田義：（注視大田義）你是我哥哥？

大田義：（注視小田義）你是我兄弟？

（大田義、小田義相擁哭起來。玉如兒拍拍小田義，取過小田義所背包袱代為背上）

玉如兒：兄弟，你背了這麼半天，累了，嫂子疼你，替你背了。我說，兄弟團圓是喜事，你們就別哭了。

大田義：（拭淚）我是為我往後的日子哭。

小田義：（拭淚）戀生兄弟心連心，我也是為我哥哥往後的日子難過才難過的。

玉如兒：（白大田義、小田義一眼）你們啦也不想太太人說的，往後的日子富泰着呢！

田立安：（對田恭上）老弟台！

田恭上：宗兄！

田立安：老弟台，令公子斌武已然回到二老身旁，祇是不知賢弟妹適纔所言還作得準的麼？

余氏：算數的，算數的。

田恭上：自然是作準的。

田立安：如此老夫便要做一个現成的媒人了。（對林桂月、林秀雲）你們姐妹意下如何？

（林秀雲害羞，避至林桂月身後）

林桂月：但憑大伯父作主。

田恭上：（對田斌武）兒啦，你母親與你訂下這門親事了，多蒙你田伯父作伐，還不快快謝過媒人。

田斌武：（喜形於色，向田立安施禮）多謝田伯父玉成。

田立安：賢任少禮。（大笑）哈！哈！哈！

小田義：（拉過田斌武）相公，那位算命先生還真準呢！

田天賜：（對田斌武）賢弟，有緣得配秀雲小姐，可喜可賀。

田斌武：多謝兄長。

田天賜：大伯父，爹爹，母親，就請回府暢敘。

余氏：大家且進園中暫歇，待老身稟告師太再行。

田恭上：理當如此。

田立安：今日田府闔家團圓，又添一樁親事，真乃雙喜臨門，恭喜了！（抱拳環揖）

眾人：（同時）正是。

余氏：闔家平安謝蒼天。（招呼林桂月、林秀雲）賢德的媳婦隨娘來呀！

（林桂月、林秀雲左右攙扶余氏下）

田恭上：苦盡甘來樂團圓。（招呼田天賜、田斌武）兒啦，隨爲父的來呀！

（田恭上兩手分別牽住田天賜、田斌武下）

田立安：悲歡離合雙雙錯。（下）

（大田義、小田義躡手躡腳下，被玉知兒喊住）

玉知兒：慢著，你們又想開溜，也不等等我？（打量大田義、小田義，迷惑）咦，你們哪個是田忠？哪個是田義？我將

來嫁給誰？

（大田義、小田義互相擠鼻子眨眼，示意捉弄玉知兒）

大田義：他是田忠，我是田義。

小田義：他是田忠，我是田義。

玉知兒：好了，我將來嫁給誰，回家再說。（兩手分別提起大田義、小田義耳朵）反正：肥水不落外人田。

（玉知兒拉著大田義、小田義耳朵下）

——劇終——